

上下古今談

前編卷一

木  
木  
木  
木  
木



吳敬恒演詞

上下古今談

西湖伊蘭題

# 名家選定注音文讀本

本局取 唐宋明 清文集 根據前 賢選本 加以音 注極便 閱讀研 究文者 不可不 手一編 各種名 目列下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韓昌黎文	二册	四角	蔣劍人 選本	蔣劍人 註音	汪堯峯文	一册	三角五分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柳子厚文	一册	一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方望溪文	一册	一角五分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歐陽永叔文	一册	二角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姚姬傳文	一册	二角
儲同人 選本	儲同人 註音	蘇明允文	一册	二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管異之文	一册	一角五分
儲同人 選本	儲同人 註音	蘇東坡文	二册	四角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梅伯言文	一册	二角五分
茅鹿門 選本	茅鹿門 註音	曾子固文	一册	一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曾滌生文	二册	四角五分
茅鹿門 選本	茅鹿門 註音	王介甫文	一册	一角五分	蔣劍人 選本	蔣劍人 註音	袁子才文	二册	四角五分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歸震川文	一册	一角	江劍霞 選本	江劍霞 註音	龔定盦文	一册	二角
沈歸愚 選本	沈歸愚 註音	顧亭林文	一册	一角	味經山 房選本	味經山 房選本 註音	張濂亭文	一册	一角五分
味經堂 選本	味經堂 註音	侯朝宗文	一册	二角	薇香館 選本	薇香館 選本 註音	吳摯甫文	一册	二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尚有數十種在編輯印刷中)

序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怛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sub>飯</sub>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

馮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  
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  
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  
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  
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  
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祖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  
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  
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  
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  
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  
交于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卽吾人噓濡于大氣俯仰于雲物莫不以  
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

等等亦卽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于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于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卽以爲後編。辛亥閏月談天老人叙。

上下古今談目錄（一名無量數世界變相）

卷一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第二回

畫地球半個向半個

尊孔教知之爲知之

第三回

鬼神萬變縮爲良心

星斗滿天合成吸力

第四回

論吸力兩類分六種

算空氣一寸十五斤

第五回

倫敦戲法說明真空

紐約電報證定時差

卷二

第六回

新學問太陽開黑幕

全日局八曜疊重規

第七回

或遠或近窮於計數

語大語小無可質言

第八回

望遠鏡先登荷蘭市

寫真術創始協南城



第九回 斗轉參橫代表天體 五光十色窮究原料  
第十回 定質力宇宙一以太 說久暫古今盡須臾

卷三

第十一回 成氣四類各分系統 積年三梯肇造眷屬  
第十二回 量黑斑太陽生旋轉 重日至歷意合東西  
第十三回 暑往寒來奔南走北 月盈日昃捉影吠聲  
第十四回 分月隊附星供清玩 激電潮天彗發櫟槍  
第十五回 隕鐵橫飛流星補養 水銀低降大氣高寒

卷四

第十六回 熱空氣南北揚風威 溼灰塵陰晴寫雲物  
第十七回 琥珀留名迅雷減色 磁氣交感新器登場  
第十八回 驗人迹火曜鑿溝渠 徵實地月球分嶺海

第十九回 變統大羣地成層石 物先太古迹始原生  
第二十回 結煤林高原聚動植 造石器人類判靈蠢

# 上下古今談 卷一

吳敬恒稚暉演詞

##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話說在北京義和團正鬧得翻天倒海的時候。離開京城六七十里。有個馮家莊。是北通州該管莊。上約有三四十戶人家。靠着運糧河居住。雖然籬笆都是蘆柴織的。屋瓦都是藁草編的。然而兩邊是參參差差的樹木。每家是整整齊齊的窻戶。中間還有一座高高的瓦房。砌着厚厚兒的黃石牆。便是一個關帝廟。照此情景。在北方也就算得上是一個中等村莊。內中有一位青年秀才。姓馮名國元。表字伯始。多年在北京一個廣東京官吏部主事王英號曼卿的宅中教讀。那位王吏部單生一女。取名繼英。雖年紀不過一十二歲。却已讀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因爲王曼卿吏部本來是一個廣東有名的讀書人。他的新舊學問。在中國讀書人中間。都是數一數

二他親自揀選了書本。請馮先生把女兒課讀。馮秀才雖生長北方。却並不是一個迂腐騰騰的少年。比起那種但曉得詩云子曰。毫不知天東地西的秀才。是全然不同。他佩服他老東是一個高才博學。所以將老東揀選的書本。且教且學。教得分外認真。故只位繼英小姐。也就格外受益。馮先生自己有了只數年的教讀經驗。也變了一個透新的人物。他們賓東師弟之間。相得自不必說。可惜當時北京的大官。大半是酸氣直冲。都以為天下止有十八省。世界並無五大洲。平日恨極了幾個外國人。想把他們在北京一網打盡。便可以永無洋害。就弄出了義和團的一場彌天大禍。論起他們的心願。原也是含着一團怨氣。惟論起他們的見識。直截是像了一個小孩。所以性命是送去幾百萬條。銀子是賠着四五百兆。還落得世界上人都說中國人到底沒有教化。是個野蠻。只一場傷心入骨的窮禍。橫豎列位看官們自然是永世不忘。現在也不必細說。但表一日馮伯始秀才。正在書房裏。與王繼英小姐講書。忽然家人鄭亞四推門而進。奔得滿頭發汗。急得兩眼流淚。說老爺是凶多吉少。

請師爺與小姐。速速逃避。繼英到底年輕。一聽此言。駭得不言不語。馮先生還能心定。急問亞四。因何如此說法。亞四不能回答。但扯着小姐。推着先生。求他們避到巷口。范翰林家。再行細稟。於是馮先生也老大着慌。只好扶着繼英小姐。跟了亞四。急急忙忙的奔向范翰林宅內。只條椿樹胡同。一向僻靜。所以三人奔逃之際。道上幸喜沒有遇着半個人影。亞四也是廣東人。原籍香山。年紀五十餘歲。乃王家的一個老僕。王曼卿素性儉樸。他夫人在女兒繼英六歲時亡過。不曾續娶。帶了一女一僕。在京供職。那范翰林官名素行。別號介菴。福建漳州府人氏。與王吏部爲同年好友。寓中止有一位夫人。從福建帶出一個婢女。叫做春桃。平日喚柴米。買針線。供着使喚。范翰林出門拜客。便借着亞四去跟隨。所以亞四在范宅。時常直出直進。好像自己主人家中一般。此時三人跟蹌奔進。范翰林正在客座的一間。與夫人閑講。見此情形。大家莫名其妙。亞四方帶哭的訴說道。今天早上。隨了老爺。要往大柵欄一帶。打聽義和團開壇的光景。到底鬧到了什麼田地。當着穿過琉璃廠的時節。已經沿

路盡是團友。與昨日的情景大不相同。正要轉入廊房胡同。忽見我們會館裏從前歇去的廚子。叫做老李。對着幾個團友。鬼頭鬼腦說了許多話。一逛就不見了。我們又走了幾十步。便有兩個狠狠的團友。將老爺一把拉住。說你的寓中。懸掛着許多洋人的天文地理。明明是暗進洋教。私通外國的。的確確是一個二毛子。理當押入大柵欄總壇。聽候大師兄發落。老爺正要分說。已被他們夾着了。如飛的跑向西邊而去。我眼快。躲入人叢。老李也不大記得我。不會被他們認出是老爺的跟人。但聞許多團友說。做了中國的官。講着洋人的教。真了不得了不得。這就是住在椿樹胡同的吏都主事王英。聞說他家還有一個古怪的先生。一個妖精的女兒。那小娃不過十一二歲。時常到他會館裏。開口閉口。都講洋話。叫着那地皮。叫做地球。叫着那太陽。叫做恆星。諸如此類。我們一些不懂。一派的天主教氣。這王英自然免不了當他一個大大的二毛子處辦。恐怕他們的先生同女兒。也是斬草除根的爲妙。我聽到此處。就一溜煙的跑了回來。請師爺與小姐暫時逃避。因爲不多一刻。團友必要

到來。只明明是去年老爺在會館裏值年。老李歇工的時候。受了老爺幾句訓飭。現在他在其中做鬼。當時衆人聽了亞四的一番語言。自然慌的慌哭的哭。一面設法打聽。一面商量逃走。過了一宵。方打聽得王曼卿吏部已經遭害。王家宅上當夜早已由老李領了一班如狼如虎的義和團。抄掠一空。幸虧范翰林是一個福建的京官。老李並不曾知道王吏部與他有什麼交情。所以止有幾個王吏部的番禺同鄉。借了搜尋繼英的題目。也被老李領着義和團。吵得一個落花流水。然當日京城裏的亂象。一天不是一天。范翰林本來也存紮不住。要想回南避難。順便又可將繼英送交他外祖母收着。因爲他的外祖母。隨着兒子。在上海英租界上。開設一間大大的洋廣貨鋪。到了第三天。還是馮先生扮做賣買人。去尋了一個做乾果鋪生意的表兄。叫做張少雲。他雖然是一個山西祁縣人。却因他們的分鋪。通州天津。處處都有。所以一條通州的道上。車夫船戶。都認識張掌櫃。是一個誠實的經紀人。他就是馮伯始姑娘的兒子。家中父母雙亡。三十歲尙未娶妻。與他表弟一般。都是一個獨

身。其時車船都已難雇。幸虧張掌櫃熟悉。雇着了騾車三輛。一輛是范翰林坐着。車中裝了三箱值錢的細軟。亞四跨在車沿。一輛是范夫人與繼英小姐坐在中間。春桃沿着車門而坐。可憐繼英是終日哭泣。三天沒有吃飯。范夫人是做着他的母親一般。十分的撫摩他。安慰他。一輛是馮先生與他表兄張掌櫃坐着。張掌櫃恰恰受了鋪主的吩咐。要往天津打聽他們鍋店街的分店。到底被義和團燒了沒有。因此馮伯始便邀他同行。可以一路幫着保護。全靠只張掌櫃在前面開道。所有沿路把壇的義和團。處處皆有相熟之人。聽說他是領着鋪主的親戚。回歸通州。竟就一處都不曾留難。到了通州。剛剛遇着馮先生鄰村的親戚。有一條小船。空泊在那裏。且急忙告訴伯始道。你們莊上那個孤姓的老鄭。平日受着姓馮的白眼。現在投入義和團。你家的叔父。已經逃往保定。老鄭正候着你。說你一定是個歸教的。伯始本想先過馮家莊。請大家歇下。候着他表兄天津的信息。若風潮可以平定。即可免得范翰林一家南去。就可由他與亞四二人。慢慢的將繼英伴回上海。他是從戊戌那一



年便有了心思。要往上海看看那維新黨的光景。還希望一個人到日本留學。現在得了只個消息。已是回家不得。且知道京外的風潮。也是緊急。恐天津是格外的稀糟。要從海道走往南方。必定趕緊爲上。就央求他親戚的小船。載着車子上卸下來的人口箱籠。買了些柴米油鹽。急急忙忙的連夜開船。那船老板是熟溜不過。風水剛剛順利。夜間經過馮家莊。馮先生在蘆棚的縫裏向岸上探看。黑洞洞也看不出什麼。但見那關帝廟的屋脊。隱隱清清。顯出一條黑影。心上就老大的逛了一逛。對着張掌櫃說。馮家莊。張掌櫃點了一點頭。繼英搶着要看。已是一些影子也沒有的了。淌了一夜。又是半天。已經附近了天津。約有四五條差不多的小船。連接在前面。又有三條船是上水的。內中有一條。便是船家兄弟所使。他兄弟對着哥哥道。天津的光景。簡直危急得利害。前天從東門一直燒上鍋店街。已經片瓦不存。從此間再下去兩里地。昨天是與我們同行的船。三條都被搜着。活沈了好幾個南邊人。聞說都是二毛子。今天團友是都去攻打洋街。三叉口一帶。勉強可以冒險的過去。你們

若要下大沽去上洋船。終恐有些危險。如果剛剛能遇着洋人的小火輪出去。他們有洋兵保護。跟了同行。或者可以去得了大沽。到底去得了去不了。那就說不定。那船老板聽了兄弟的話。既有一些害怕。又恐過去了。也回不來。張掌櫃聽說鍋店街燒得片瓦不存。眼見得那裏的分鋪。早已變爲灰燼。便想搭了船家兄弟的來船。仍舊回到京城。然又恐京城也是亂得了不得。就一時沒有了主意。此時却是范翰林拿定了主見。就說道。馮先生此去。南中舉目無親。也不免寂寞。張兄既無家室。又與馮先生是親愛的表兄弟。當此荒荒亂世。大家就該多出遠門。改了一些中國人足不出戶的習慣。便可以略知世界上種種不同的光景。兄弟有個姊丈。祖遺下一個海鮮公司。裝運閩廣雜貨。跟着南洋各島的海貨。在上海批發。張兄如不厭棄。那本是張兄的本業。兄弟可以向公司引薦。有機會。還好到南洋去看看。倘使今天冒險的下了大沽。兄弟料定這幾天之內。正有招商輪船開行。那便是大家的天幸。船老板如回不回來。好在你們船上止有三個人。何不益發棄了只小船。也往上海走一

遭情願到那海鮮公司的沙船上去做事。止要說一聲就可以成功。在洋裏跑跑。也可以生起一點邱壑。比着在內河使條小船。成年的不苦不甜。終得強些。馮先生聽了范翰林只番議論。高興得了不得。先勸張少雲一定如此辦法。少雲既與伯始是零零丁丁的兩中表。相就相依。不忍分離。并且在京城裏的時候。常聽着伯始的談講。也有遠游之志。就不再細想。謝着范翰林。允許同行。原來只船老板。姓賈名天義。兄弟五人。他是老二。與馮先生莊上的本家。世代有親。年紀三十五歲。他立志不要老婆。平日在通州天津。上上下下。見了許多的奇怪人物。便不相信。只世界有多少大小。原想出門去觀看一次。料也無此機會。這索罷了。現在聽着范翰林說得親切有味。恰正觸動了舊想。惟那兩個夥計。都是老鈍無用。他就馬上打發他們。過到兄弟老四的船上。又囑付了老四許多說話。鼓着勇氣。使足了破篷。直向三叉河行去。經過鐵橋。看着鍋店街一帶的瓦屑堆。還處處出煙。鐵橋西邊。略有幾個老弱的義和團。跑來跑去。彼等看見船上張馮二人。都是本地經紀人模樣。賈老二第一個向

他們招手。張馮二人會意。也就舉手招呼。好像是道喜的一般。說時遲。行時快。早已溜入下河。逼近洋街。正有滿滿載着幾百人的兩個小火輪。離開有一箭之遠。范翰林的朋友。在水師學堂當委員的。也護着家眷。在後面一個小火輪的柵上。范翰林眼快。在艙內見了。隨即到艙口叫喚。遠遠彼此相招。洋兵正要舉鎗攔阻。見此情形。便知道也是避難之人。不來詰問。那朋友與小火輪的船主。頗有交情。且船上認識范翰林的很多。就連忙討了一根大索。擲向范翰林船上。賈老二飛快的接着。扣住在將軍柱上。呼呼的不到半天。早已到了大沽。剛剛招商局的海晏輪船。在本晚半夜出口。范翰林先託朋友把男女七個人的船票買定。賈老二等大家一齊上了海晏船。就把他的小船。送到一個素來熟識的船經紀那裏寄着。囑付他隨便賣了。或者拆板燒了。也匆匆跳上輪船。只輪船上到處挨挨擠擠。都是避難之人。所以范翰林等一班到得晚的。不但沒有房間。連統艙也擠不進去。止好在艙面上。搭起了帆布的天篷。橫七豎八。安排了一百多人。幸虧彼時是七月下半月的天氣。出口以後。

風浪非常平靜。到第二天早上。天高氣清。一輪鮮紅的曉日。掛在浩浩涯涯的淡黃海水之上。那避難人心中。已覺到此境界。暫時十分滿足。惟有王繼英小姐。同着幾家在天津逃出來的。都失了自己親人。便到處心中。止有悲哀。馮先生想起了老東的交情。又看着他學生的嬌小可憐。也是納悶。正沒精打采的向海上閒看。忽見有三五個水手。從頭尾上收拾完了篷索。向船頭走來。鄭亞四細瞧了一眼。見內中有兩個水手。一個叫做曾兆榮。一個叫做黃興發。都是他香山縣的同鄉。還有些親戚。便立起來喚住了他們。彼此皆意外相逢。各有喜色。問答了幾句。他們皆匆匆往船頭上水手的艙裏去了。不多一刻。曾黃二人。又大家拈了一個煙斗。跑來與亞四閑談。講的都是廣東話。亞四是告訴他們。京城裏的大官。是如何糊塗。百姓是外面的事情。一竅不通。並不知道洋人是什麼東西。天主教又是什麼東西。止是亂叫亂鬧亂鬧禍。中間夾着歹人。反陷害自己的好人。曾黃二人聽了。就一味好笑。曾兆榮說他曾經在西洋的歐羅巴洲。在火船上做工。做了三年。常常上岸。住在英國倫

敦的蘭墨霍斯街。他的堂房哥哥。還在那裏開一個水手館。同着一個雜貨店。暗中又賭着番攤。黃興發是到過英國。又到過美國。在舊金山都板街上廣東人所開的洗衣館帮忙。又曾到南美洲去過。在販牛的船上做工。販往南斐洲。他們都說。洋東是怎樣怎樣的富足。洋人是如何如何的利害。我們的中國人。真是一班豬狗。不是得罪你們。你看只船上。艙底艙面。結結實實的睡得滿地。直截是載着一船瘟豬。他們還算自己。誰是老爺。誰是先生。你是沒有到外面去過。沒有見過老番的家裏。是什麼一個光景。我們中國人的家裏。又是什麼一個光景。所以還當着中國人。也可以排在十八人道裏。你若到過外國。便好笑得了不得。現在什麼叫做義和團。除非他們真有孫悟空幫助。否則不多幾天。無論他是翰林道台。師兄師弟。一齊都捉進外國牢監裏去了。據我們看來。就有孫悟空。他是到過西天。恐怕還是幫着老番。不肯幫我們曲辯子。這叫做天數。亞四雖覺得他們說話。一味拍着洋人的馬屁。有些不快活。然一時也回答不來。馮先生與張掌櫃賈老板等幾個北方人。是一些也

聽不明白。但見他們有時指手劃腳。有時搖頭灑腦。似乎是罵着義和團。想來也是該罵。止有繼英一人。本在那裏悲苦。忽聽得廣東話。便略略注意。後來越聽越不是。一時憤急起來。連自己的悲苦。都被他打斷。也就說着廣東話。對亞四道。請問你兩個朋友。既然到過外洋。可能知道地球是什麼東西。那鮮紅的太陽。又是什麼東西。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地方。幾個國都。老番是什麼一種人。中國人又是什麼一種人。老番與中國人以外。還有些什麼人。老番共有幾種。有了多少年代。中國人又有了多少年代。什麼叫做孫悟空。到底有沒有這樣東西。恐怕他們的不明白。又是一種的不明白。與義和團的糊塗。雖然相反。恰是相像。曾黃二人只把煙斗在艙板上輕輕的篤着。不做聲。馮先生見繼英忽然發起議論。詫異得了不得。繼英見馮先生等呆看。就索性用北方話。一五一十的。將幾個人所說之話。惟改去了豬狗等的粗惡字眼。一齊述了一遍。請大家公評。馮先生聽完了。縐着眉。搔着頭。說不出什麼。其時范翰林已往船尾尋朋友講話去了。范夫人同着一班天津來的太太與小姐。聽

了繼英小姐之言。皆有些不大明白。惟有張掌櫃與賈老二同着丫環春桃。都說這兩個廣東水手。吃了洋飯。過於偏護了洋人。賈老二也忘了是繼英的話。又駁道。什麼叫做地球。地皮如何會成功了一個球。若滾動起來。豈非便要將房屋一齊坍倒。江海一齊潑翻。說到這裏。大家通通的笑了起來。連一班太太小姐們。也覺老二的說話得神。都微微一笑。曾兆榮就用着南腔北調的官話開口道。我們是懂得天青話。你們不要疑心。說我們是偏護洋人。我們所說的。都是眼見的實事。我們是大唐人心向大唐。決不願幫助老番。我們幾十萬廣東人。在外洋跑馬頭。你們不相信。打聽了便知。什麼天主教耶穌教。進去的止有少幾個。大家止曉得天天一束綫香。獻上關帝老爺。一對蠟燭。照着玄壇菩薩。繼英聽了。又把眉頭縐着。曾兆榮問亞四道。只位小姑娘。是誰家的姑娘。亞四道。這就是我們的小姐。就是省城裏西關外王家的小姐。我們王老爺。說也慘傷。剛才被義和團所害。所以我們的小姐。決不至於幫着義和團。反來憎厭你們。他是年紀雖小。却能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我想他才剛



的說話。說是你們的糊塗。雖然與義和團相反。恰是相像。大約是傷心我們中國人。簡直有許多人。全不知道天東地西。也不知道前古後今。大都止看了幾本造誑話的小說書。使孫猴子豬八戒。無中生有。好的歹的。都在夢中做夢。馮先生插口道。這也怪不得大家。這是學堂沒有開得齊備的緣故。黃興發道。那位朋友不相信地皮是一個地球。起初我也同他一樣。但是現在我的心中。便有些疑惑。不但外國人說起地皮。都說是一個地球。浮在天空。就是那一年。我從上海下船。一直向東。便到了日本國的長崎。剛剛走了三天。又從長崎向東。不到三天。到了日本最東邊的一個大城。叫做橫濱。於是走入世界最大的大洋。他們對我說。就是太平洋。依舊正對着東方而行。這是一點也不能含糊。因為我們天天在船面上做工。每天的太陽。終是從船頭一邊出起。又從船尾一邊落下。走了半個月。才到了美國的舊金山。我便在那裏害起病來。不能在船上做工。正好上岸養病。病好了沒有做工。所以暫在洗衣館裏。幫他們燒煮衣服。在那裏兩年有零。才有一間洋行。要將一隻新下水的輪船。

從紐約地方送往西洋。就在都板街水手館裏。雇了二十八個中國水手。言明發給雙倍工錢。且加給護照。允許願回美國的。另可在別個船上做工回美。我就是內中一個。我想既然要往西洋。定然向西而行。不料到了明天。不叫我們上火船。反叫我們上火車。一直的又向東邊行去。我當時也不知紐約究在何處。雖紐約是一個美國最大的大城。早有朋友與我講着。然我終以爲相離舊金山不遠。豈知開車以後。今天向東。明天向東。那車頭專對着早上的太陽而行。直走了六天六晚。那吉軋吉軋的車輪聲響。不比輪船上的機器。是我們聽慣。他是成天的乾響。震得我們頭昏腦脹。才到了紐約。果然熱鬧得了不得。聞說有四百萬人。除了我從前到過的倫敦。世界上就沒有比得過紐約。一上輪船。專等我們去理篷扯索。馬上開船。又向東方行去。且聽說所走之洋。便是大西洋。我驚奇得要命。便問同去的中國水手道。這難道竟是大西洋。難道就是從前我上英國倫敦去的大西洋。內中有幾個走慣的老大便。噉道。這還有什麼大驚小怪。我就止好不做聲。一直向東向東。又走了九足天。

居然到了英國的利物浦。彼處是比上海繁華兩倍的一個大城。有三二百個中國人。常在岸上居住。也有幾個小鋪。便目視着曾兆榮道。當時我聞說你在倫敦。所以卸了工。沒有在利物浦停留。又乘了四個鐘頭的向東火車。到了倫敦。馮先生點頭微笑。繼英小姐便道。你從日本到倫敦。自然止有向東向東。一直向東。這是平淡無奇得利害。惟有賈老二道。我雖不曉得美國的舊金山同紐約。究竟在什麼一個世界。然日本是在東洋。從小早已知道。什麼上西洋去。可以向東洋而行。沒有要往落太陽的一邊。反走往出太陽的一邊。春桃急急的插口說道。我也如此想。被賈老二同春桃兩個人一疑惑。所有的太太小姐們。正聽得好聽。也就呆了一呆。張掌櫃要想說出些什麼。黃興發已接口道。原是我也至今奇怪。但是我還不曾說完。那英國便叫做英吉利。是一個紅毛老番的所在。大家都知道那英吉利。便是西洋。你道我往西洋。終是向東去的麼。是不是。記得在七年以前。當時是六月底七月初。日本正要同中國打仗。我在上海。跟了我的叔父。初學水手。他說。你們年紀輕。該到外洋

去跑跑。說了只句話。沒有幾天。剛剛一家英國的野雞洋行。有一條四千五百噸的中號輪船。從天津裝着<sup>羊</sup>毛。開往倫敦。經過上海。要添雇四個水手。我就薦在這四人之內。那一番的上西洋的確向西而進。起初三天。是從上海到香港。又是五天。是從香港到新嘉坡。這八天之內。略略向着西南一點。從新嘉坡到印度國的錫蘭島。船是灣泊在島上的一個大城。叫做哥倫埠。又是六天。這六天是向着西邊。一絲也不斜。又從哥倫埠開船。彼處的洋面。雖沒有太平洋大。但是我當時所經歷的。便要算他是一個最大的洋面。這個洋面。便叫做印度洋。經由這個洋面。約有八天。才到了紅海口的亞丁城。這個城是不大。十分熱鬧。然而相離不遠。却便是回回教祖宗謨罕墨德的墳墓在此。所以那回回教的百姓。當便他仿佛是仙界一般。我想起那一回的出門。我了不得得意。先過錫蘭島的時候。中國人所拜的佛祖。他的墳墓。就在島上。乘了火車去觀看。止須半天工夫。便可來回。咳。我得意極了。到了這亞丁城。又有什麼回回教老祖的墳墓。後來到了紅海北口。天主教老祖耶穌的墳墓。又相

去止有一天工夫。咳。我得意極了。所有世間人看做上清寶闕的地方。我在二十天之內。一齊到過。可惜到了那裏。却看不出一點好處。我想那佛祖爺爺的生前。恐怕就同那上海的印度巡捕一樣面貌。那回回教的老祖。那天主爺爺。他的相貌。定然就同戴着紅尖氈帽。拖了一條黑鬚帶的英刺伯人一般。所以我想佛教罷。回回教罷。天主教罷。既不是中國的出產。也不是西洋的出產。大家爭着好互。不過各自人的相信罷了。我想行善是終好。爲惡是終不好。沒有做了天主。做了佛菩薩。做了謨罕墨德。會去幫助惡人的道理。所以我是進了一個心教。也不管菩薩是慈悲。也不管天主是救世。也不管回回是清真。但是我又決不肯亂說。那一教是個邪教。那一教是個正教。我的母親是拜佛。我的姑夫是信教。我許多的天津朋友是回回。自從我見了三個老祖的墳墓之後。從來不曾同他們吵過一句嘴。卽是才剛我們說出洋的廣東人。止曉得對了關帝玄壇。燒香點燭。這也是說大半喜歡如此罷了。我是向來沒有閒錢。買什麼香燭。就是有了閒錢。不如買塊肥皂。帶到家中。給我母親用。

用。我常說無論信什麼教都好。大家終要拿良心爲主。繼英小姐自從父親遭難之後。從沒有乾過眼淚。聽了黃興發這番議論。忽然感動得了不得。微微一笑道。你們多出了門。原來能這樣明白。當時馮伯始與張少雲。自然也點頭稱是。就是賈老二。鄺阿四。春桃。同着范夫人等一班太太小姐們。也沒有一個不贊這黃水手說話公平。黃興發道。且慢講閒話。我們先要把那向東向西的事情。弄清楚了再說。從那錫蘭島的哥倫埠。行到紅海口的亞丁城。不是我說過了。走了約有八天。這個八天。是對了正西。一絲也不偏。因爲在這一箇海面上。那年的天氣。剛剛熱得利害。我們水手是終住在船頭上。每到傍晚的時候。天氣本來加了熱度。偏偏那落向海面上的夕照。又從船頭上的圓窗洞內射將進來。我們做了一天工。正要在床上歇歇。好生憎厭。所以這八天的對着正西走去。決不會忘却。進了紅海。因爲要穿過一條新開河。叫做蘇夷士。却向北走了三天。這蘇夷士的新開河。便可以當作紅海的北口。出了只北口。便是地中海。興發一面說。一面遠遠指着海晏輪船舵樓上的洋人道。你

們須要曉得。好像這種黃頭毛綠眼睛的洋先生。過了這地中海。才是他們的老家。自從我們廣東的香港出了口。一直向西而行。一路過着什麼叫做新嘉坡。又過着什麼叫做錫蘭島。又到了紅海。說起路程來。就算不到二萬里。也就差不了許多。春桃吐着舌頭道。什麼這許多。繼英小姐道。自然。黃興發仍接下去說道。這二萬里之內。另有各種怪人。沒有到錫蘭島的以前。都是一種醬瓣色短小的土人。叫做巫來由人。都蠢苦得利害。沒有狠多的進中國。止有三個兩個。十個八個。在船上做工的。偶爾到了香港。或者到了上海。并且那巫來由人的地方。都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界。那新嘉坡。同着鄰近的什麼安南國的西貢。什麼暹羅國的盤谷。什麼馬來的檳榔嶼。都滿滿的住着中國人。店鋪也像廣東。風景也像廣東。盡多着許多醬瓣色的土人。有露着膊的。有赤着脚的。穿了五顏六色怪怪奇奇的衣服。在路中行來行去罷了。一到錫蘭。便少見了中國人。這本是印度國的南邊。所以盡成了紅頭巾包裹人的世界。但是在中國看見的印度巡捕。都是印度北方人。在錫蘭島的南方人。身材

便矮了許多。他的包頭巾。也沒有個個包得這樣的魁梧奇偉。而且你們都相信印度是一個佛國。那裏知道。他上等人另有一種婆羅門教。他下等人都是回回教。拜佛的娘娘太太。恰恰比中國少了許多。所以只錫蘭島一帶。因爲奉着回回教的。就多。就學着挨刺伯人。戴起那尖頂紅氈帽的。也就不少。到了紅海。自然就都是挨刺伯人的世界。所有巫來由人與印度人挨刺伯人。雖長短各各不同。他的皮色。都是些醬瓣色。我們香山縣有一位秀才先生。他前番上天津。我們也講起了只些閒話。他說。這就叫做棕色人種。他還說。世界上有五色人種。第一是中國人。是黃色人種。第二就是巫來由人。是棕色人種。雖据着骨血上講來。印度人與挨刺伯人。要算白色人種。但是隨便講講。也可以算他一個棕色人種。而且有許多中國的維新黨。常說我們要合着印度人同心協力。與西洋人反抗。因爲他是黃種。那老同鄉的秀才說。你們不懂的。就當他黃種也好。第三便是黃頭毛綠眼睛的西洋人。是一個白色人種。第四是亞斐利加洲的黑色人種。那黑人是黑得可怕。兩片喇叭式的紅嘴唇。



皮是紅得可怕。我在美國。在南斐洲。見過了論千論萬。有些人沒有見過黑人。就將顏色濃一點的巫來由人。當做黑人。只真是外行。第五是美國的紅人。是紅色人種。紅人是近着舊金山剛剛更多。我從舊金山乘了火車往紐約的時候。見得不少。但是他的皮色。不過略略老蒼了一點。不能算做什麼紅色。他們的相貌。簡直就同天津所見從口北進來賣羊毛的蒙古人一般。沒有什麼奇怪。這就是王小姐剛才問我。老番與中國人以外。還有些什麼人。我現在就可以回答道。還有些棕色人。黑色人。紅色人。那秀才亦稱贊着我。說道。你居然把世界上的人都見了一點。不知那秀才開我的心呢。還是真真稱贊我。繼英小姐點頭道。真真稱贊你。黃興發便高興起來。越發的指手畫腳講說道。這二萬里以內的西洋人。也不過同天津上海香港一般。每到一個大城。便另自造着西洋房屋。西洋街道。西洋花園。或者一百與八十。或者一千與八百。在一個角上住着罷了。沒有像一過了地中海。便有一塊大大的土地。叫做歐羅巴洲。就是他們的老家。約有一二十個國都。便到處是黃頭毛綠眼。

睛的世界。俗語就叫做西洋。那山水樹木。房屋街道。大都收拾得同天津上海的洋街一般。乾乾淨淨。體體面面。這就是我們初初對亞四哥說着。若把我們中國去比他。便要叫我們氣得發昏。不要說別的。就把一個上海城裏的形狀。同黃浦灘上外國租賃的地界。比較比較。我們也就自覺慚愧了。大家聽呆了。都不做聲。興發又道。閒話少說。我那年出了地中海。便一直在地中海裏。向着正西。行了三天半。便到了大西洋。只就是我前年從上海向東到日本。從日本向東到美國。從美國向東。就走入一個大洋。叫做大西洋的便是。現在講的。是從上海向西到印度。從印度向西到挨刺伯的紅海。出紅海北口。從地中海向西。也到了大西洋。一回是向東向東。近乎走了五萬里。一回是向西向西。也走了三萬餘里。這又不是幾里路。或者東西南北。可以偏了一點方向。便回到原處。這是七八萬里的路程。輪船火車。行得雖快。也差不多七八十天。不要說幾萬里之遠了。就把幾千里說起來。譬如從漢口向東向東。到了南京。自不必說。若從漢口一直向西向西。走入四川。難道還可以到得南京麼。

所以我自從向東向西的走了兩次。方纔疑心這地皮的確是個圓球。我便在圓球的腰箍上走了一轉。只七八萬里的路程。便是那地球的圍圓。本來有如此大小。我前番說與那香山縣的秀才聽了。他翹起了一個大拇指。稱贊我道。失敬失敬。你原來便是一個環游地球家。我也不知道環游地球家是一個官銜。還是一個綽號。惟照我這樣走過的人。說到此處。回頭對着曾兆榮道。我想我們廣東也數不盡了。未知曾兆榮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畫地球半個向半個 尊孔教知之爲知之

話說曾兆榮聽着黃興發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講究。正一斗一斗的香煙。吸一個不了。忽聽見黃興發問他廣東的環游地球家。到底有着幾多。含了一口煙。噲着喉嚨。不能開口。先急急的舉起左手。伸長了五個指頭。反覆了幾回。才忍着乾噲。連忙回答道。若要一五一十的數起來。太厭煩了。我想終有三十萬同五十萬。我想終有三十萬同五十萬。黃興發笑道。我亦如此想着。賈老二縐着眉頭。欲說不說。口中噉着

道。話雖這麼講。但是我終狠不明白。那圓球轉了過去。這房屋人物。如何能站得住。繼英小姐道。這個道理。很容易講得明白。候着大家把那到底是球。到底不是球。所有眼前的實在證據。弄清楚了。我一定能用幾句話。就把那房屋人物。儘着轉。終是站得住的道理。講給大家聽。我現在但要請問大家。剛才這廣東同鄉所講的。向東走去。到了那裏。向西走去。又到了那裏。到底可以算得一個圓球的證據麼。春桃口快道。算得算不得。且不要說。我聽着那位廣東大叔講得有昧。自然也知道向東向西。同到了一處。不是在圓的東西上行走。決決不能。但是他自講得連貫。什麼向東行去。說到此處。便頓着口。向興發道。如何走法。興發道。

便是從上海到長崎。到橫濱。過太平洋。到舊金山。到紐約。然後走入大西洋。春桃又問向西如何走法呢。興發又道。

便是從上海到香港。到新嘉坡。到錫蘭島。過印度洋。到紅海。出了紅海北口。走着地中海。也到了大西洋。

春桃搖頭道。不瞞你們說。那許多吉栗各碌的地名。我曉得清楚的。止有一個上海。還有那香港。大約是廣東該管。其餘是我們姑太太家裏。常有人說起新嘉坡的海貨。還說那邊的中國人。大半是我們福建人。賈老二道。我知道長崎便是日本一點。都不含糊。張少雲笑着。似乎有些都知道的樣子。正像要開口。春桃又問范夫人道。太太。你終一齊清楚的。繼英便也看着范夫人。范夫人有些不好意思。便說道。我沒有聽得很清楚。還有范夫人背後的幾位太太。在那裏竊竊私議。似乎說。西洋還分一個大小。想來那小西洋。就是紅頭巡捕的家裏。却被曾兆榮聽清楚了。就分別道。大西洋不是地方。是一個汪洋大海。馮伯始便笑將起來。那幾位太太回過了頭。不做聲。因此大家都一時說不出什麼。倒是鄺亞四心靈。說道。可惜我們那紅紅綠綠的地球。沒有一個在此。繼英聽了此言。一陣心酸。幾乎哭將起來。幸虧曾兆榮忽然大嚷道。老黃。不是那香山縣的秀才。因為稱贊你是一個環游地球家。他就送你一幅小畫。叫做平圓地球圖。這些地名。都載得狠明白麼。黃興發笑道。是是。是我倒忘

了。現在正在我的外國洋鐵箱子裏。我去取來。三脚兩步。便去取了一幅平圓地球圖來。這平圓地球圖到底如何。在下做小說的。也學着學堂裏做功課本子的法子。將那香山縣秀才所送的。描寫在書上。這圖上到底畫些什麼。看官們就可以聽着王繼英小姐慢慢講起。且表黃興發拿了只地球圖。直送到繼英手裏。說道。小姐請你講與我們聽罷。繼英點點頭。把一幅圖扯了開來。叫春桃站到那一邊。提着了。向了大衆。此時除了馮伯始見多識廣。這種一幅粗草小圖。不在他眼裏。其餘的人都以爲葫蘆裏將賣出什麼藥來。個個把眼睛射在這一幅小圖之上。只見圖上畫着兩個大圓圈。右邊的大圓圈上。還附了半個大圓圈。繼英小姐好像學堂裏的教習先生。上了講堂一般。向衆人講道。地球地球。既然地是一個滴溜滾圓的球。如要弄得狠像。止好將木頭車起來。或者用紙骨糊起來。否則就把泥塊搓起來。若畫在紙上。便畫了前面的半個。更沒有法子。畫出後面的半個。所以倫要把前面半個。同後面半個。一齊畫出來。一定要分畫兩個圓圈。然後能在兩個圈上。各畫一面。便指着

春桃手中的小畫道。所以這圖上畫起兩個大圓圈。他們講地球的人。本來要把地球好像西瓜一樣。切成兩個半片。一個半片叫做東半球。又一個半片叫做西半球。繼英叫鄭亞四拾起一隻吃飯留下來的竹篾。用這竹篾指着圖上左邊的大圓圈道。這就是畫的東半球。黑的是地皮。白的是水。東半球上。雖然也是洋海多於地皮。然地皮却就不少。這許多地皮。我們的中國在內。那黃頭毛綠眼睛人的西洋也在內。還有許多棕色人黑色人的地方。也都在內。這個東半球。我們的老祖宗。同着西洋人的老祖宗。在幾千年以前。早已一齊知道。所以這是一個老地方。大家就叫他是舊世界。繼英又把竹篾移往右邊的一個大圓圈。指着了說道。這就是畫的西半球。西半球是地皮少了許多。止有像兩隻火腿的一般。連接了起來。其餘便都是汪洋大海。這個道理。你們想來早已知道。因爲俗語說得好。三山六水一分田。只句古話。一定不錯。說到這裏。大家點頭。賈老二一個。又向船外看了一看海面。哼了一句道。這是決不含糊。繼英小姐接講道。你們以爲這西半球地方。也是我們老祖宗所

知道的麼。搖頭道。決沒有知道。決沒有知道。是在明朝正德皇帝做太子的時候。離着現在。止有四百多年。西洋意大利國出了一個能幹的老水手。叫做哥倫布。他那時節。剛剛地皮是圓的。或者地皮是匾的。大家爭論得有一點兒明白。只位哥家的爺爺。他相信地皮一定是圓的。他要在这地球上轉起一轉。想轉到印度國。後來印度是沒有到。因爲彼時沒有輪船。沒有火車。繼英把黃興發看着道。故爾反不及我們只位鄉親。却不費吹灰之力。向東向西。轉了一轉。黃興發嘻嘻的好笑。大家也微微一笑。繼英又道。只位哥家的老水手。便居然到了這西半球。所以這西半球。大家便喚他是個新世界。現在那美國。俗名叫做花旗國的。就是西半球最有名的大國。他的百姓。大半是英吉利出身。其餘西半球上。還有十幾個國都。也都是黃頭毛綠眼睛人的子孫。我們中國人弄不清楚。就把這地方。總稱是個西洋罷了。春桃插口道。那麼。這西半球上。四百多年以前。那位老水手哥倫布沒有到的時節。簡直就沒有。有人麼。繼英小姐道。如何沒有人呢。剛才那位老同鄉講起的紅種人。便是向來居



住在只個西半球上。已經不知道有幾千百年。而且還有一種人。早已能够建起一個國都。至今還合着西洋人。一同把這個國都立得好好兒的。這就叫做墨西哥國。說起這墨西哥國。這裏的人。就該沒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呢。因爲他們出着一種好東西。論百論千萬的販到中國來。中國人見了他。便交情也不講了。聲名也不要了。廉恥也不顧了。甚至於性命也不惜了。單單喜歡了這個東西。這就是一面鑄起一個太陽。一面鑄起一隻鷹鳥。重是七錢三分。叫做銀圓。亦叫做洋錢。亦叫做洋餅子的。便是。衆人乃大笑起來。繼英也微微一笑。張少雲還說。現在是我們仿了他的式子。鑄了龍圓。恐怕這個東西。就要一年少是一年了。春桃道。那麼。西半球本來有人。什麼叫做新世界呢。繼英道。瘋子說起來。就要氣死人。這就叫做蠢笨的人。便不能算人。因爲畫地圖的。做史鑑的。都是幾個聰明伶俐的人種。在他們的地圖上。早先沒有畫着。在他們的史鑑上。早先沒有記着。他便把那地方算做新世界。這就是那黃頭毛綠眼睛的人。看不起蠢笨的紅種人。彷彿當他禽獸一樣。意思之間。就是說。

那塊地皮。從前不會有人。止有幾個兩腳跑的禽獸。第一次有人。便是那老水手哥倫布。所以現在那哥倫布的銅像。便在他初到的口岸。巍巍然的立着。簡直就算是一個西半球的盤古皇帝。我現在拜拜我們的老祖宗。謝謝我們的老祖宗。幸虧我們中國。從幾千年以來。出了幾千百個聰明人。也粗粗能够畫着地圖。記着史鑑。若把四百年以前的黃頭毛綠眼睛人。譬如就是哥倫布。比起我們的明朝人來。他但不敢看輕我們的老祖宗。還或者有些才幹。他慚愧着。不及我們的老祖宗。所以他們知道有個中國。雖有一千多年。他們實在到來。也不過幾百年。他們就沒有敢當中國這個地方。是一個新世界。最可怕的。是一兩百年以來。不知怎樣的開了他們的心孔巧。便五花八門。樣樣想起了新法子。那新法子實在想得可驚可駭的。還止有幾十年。不到一百年。從這新法子裏面。便天地都被他們放大了。水火都被他們使喚了。譬如我們這條海晏輪船。從天津大沽口開起。三天就可以到得上海。前着一百年。世界上沒有輪船。叫沙船行起來。便二十天也到不了。所以除了我們中

國的蠢笨人。吃飽了飯。靠在壁上。說做夢的話。望着天上有什麼孫悟空騰雲。就沒  
有比現在洋人的輪船火車汽球飛艇。再跑得快了。故爾我們想着了。便不能不哭  
了起來。倘使我們終是同現在一樣。那地皮是個圓球。西洋三歲孩子都知道的。我  
們還在這裏。當一件新聞。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爭論得一個不休。只種情形。若叫  
現在的西洋人初次到來中國。也就可以把中國當做一新世界。說到此處。繼英還  
想說下去。便是馮伯始恐怕繼英是個小女孩。他竟可以將心上要說的。一總說出。  
那就必定要說。中國男男女女。所談的止有幾本老書。還有連一字不識的。成天止  
曉得穿衣吃飯。簡直是一個造糞機器。這麼一說。就要叫范夫人等一班太太小姐  
們難受。一定弄得大家沒趣。因此插口道。這些話可以慢慢再講。現在且把那平圓  
地球圖講完結了。繼英也會意。便頓住了口。然大家心裏。早已明白。范夫人皮笑肉  
不笑的。裝做不在心上的樣子。後邊太太小姐們裏面。便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把繼英看了幾回。就是春桃也紅漲了臉孔。好像慚愧他自己蠢笨的。就不敢追根

的再問。繼英却沒有覺得。就重新講說道。那麼這兩個大圓圈。就是每個畫着半月的。合攏來便是一個地球。但可惜畫在紙上。終有一些欠缺之處。你們想。譬如一個西瓜。若把他一切兩個半月。把那兩個半月。放在一張大紙上。雖眯齊了眼睛看去。也是兩個圓圈。平在紙上。然用手摸上去。是同着弓背一般的凸了起來。繼英伸手在春桃提着的地球圖上。摸了一摸道。現在却沒有凸起。這就是畫師也沒有仙法。能教平紙凸起來。因此就老實告訴我們看客。說道只是平畫的圓圈。不是真正凸起的半球。所以叫做平圓地球圖。這平圓二字。是沒有什麼大關係。曾兆榮笑道。只位畫地圖的畫師先生。要算狠費心的了。其實畫在紙上的東西。是向來不會凸起來的。譬如畫一個人。不過看上去像是一個臨空的人罷了。難道真正用手指去摸着。還摸得出身體麼。繼英小姐也笑道。你狠明白。曾兆榮又道。但是那兩個大圓圈之外。爲什麼在那西半球的右邊。又要畫起半個大圓圈來呢。繼英道。只一點也沒有難懂。只是那畫地圖人格外要好便了。你看麼。這就是畫的東半球的半個。你且閉

了眼睛想想看。不是照着規矩應配將西半球畫在東半球的反面。才像西瓜一般切開了。又合攏起來麼。倘使真的把西半球畫在東半球的反面。那就自然東半球的右邊。接着西半球的左邊。東半球的左邊。又接着西半球的右邊。曾兆榮點頭道。只是不差。我懂得的。繼英道。現在因爲要將兩個半球畫在一面。所以東半球的右邊接了西半球的左邊。是畫出來了。然而那西半球的右邊。接着東半球的左邊。是畫不出來。所以畫地圖人靈巧。就添上半個圓圈。可以將西半球右邊接着東半球左邊的情形也畫了出來。而且可以把那一位同鄉兩次向東向西。同到大西洋的道路。完全畫在上面。這並不是兩大圈之外。還有半圈。只不過是畫地圖人的新法子。畫得教人容易明白一點罷了。曾兆榮連連點頭道。我懂得。我懂得。賈老二同春桃亦說。只半個圈上所畫的。就是那東半球的左邊。是一看就明白的。繼英道。你們不見圖上。有畫着一枝箭。一枝箭聯起來的麼。看着黃興發道。這大約就是那香山縣秀才替這老同鄉添在上面的。黃興發道。我看了他添上去的。繼英道。那箭頭

向東的。便是從上海往日本。過美國。到大西洋的路。那箭向西的。便是從上海往香港。過印度。到地中海。入大西洋的路。什麼什麼地名。那裏是上海。那裏是大西洋。一齊注得明明白白。於是叫春桃立近了一點。先一處一處的點與不識字的太太小姐們看了。然後叫春桃遞與賈老二等識幾個字的人去細看。大家方才一一點頭。原來是這樣形狀。這樣走法。這還有什麼可說呢。一定地皮是個圓球。纔能向東向西。都到了一處。然亂嘈嘈。大家正議論的時候。忽聽得有一種嬌俏的聲音。在太太小姐們裏面發了出來。大家便頓時都不做聲。留意着。一看。便是才剛那十八九歲的姑娘。把繼英看了幾回的一個。他喚着繼英。喚他小姊姊。有話要問。大家就洗耳恭聽。你道只十八九歲的姑娘是誰。他是姓錢名婉。是一個天津候補知府的女兒。乃原籍四川綿竹縣人。已經三世居住在江蘇的蘇州。現在正隨了母親嫂嫂等避難回家。這位錢小姐生長名門。所以從七歲起。就請了教讀先生。隨着哥哥等在公館裏讀書。讀到一十三歲。穿了裙子。方才出學。詩云。子曰。讀的書本。也就不少。他當

時開言道。請問小姊姊。你們所講的地球圖。還是我們聖經賢傳上也載過的呢。還是專門靠着西洋人的說話。據我看來。只地皮是斷斷沒有是圓球的道理。馮伯始本料定這些太太小姐們裏頭。必定有人不相信。現在聽着這位錢小姐發出議論。便回過頭去。看了他一眼。然他是一位千金小姐。馮先生又是年輕男子。不便開口。只好待繼英回答。繼英聽了錢婉小姐的話。雖然好生惹氣。但是他在京城裏的時節。早已遇過許多京官的小姐。常常互相駁辨。說來說去。終是那幾句不通的古話。今日聽見他一開口。便是聖經賢傳。曉得又是那老門道來了。便忍着氣回問道。不知你這姊姊高見。便是如何。錢小姐道。我是不懂什麼。因爲書上曾經讀過。便要据着書上的話。說說罷了。不是那幼學瓊林上。開頭便載着的麼。他說。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而下凝者爲地。想來這幾句話。是沒有人敢說他不是的。因爲那輕清的天。是個個人在頭上戴着。那重濁的地。是個個人在脚下踏着。鰲魚在海底一動。還要山崩地裂。所以這地皮是一定要放得狠平服。狠穩當的。才可以教世

上人居住得安頓。若伶伶仃仃。成了一個圓球。還可以住得人麼。住在圓球頂上的。還勉強可以站得住。倘使住在圓球的旁面。豈不要七跌八冲。滾入天空。這還了得。麼。錢小姐話還未完。繼英早已不知不覺的大笑起來。於是錢小姐自己也笑個不歇。大家又各各有着自己的好笑之處。笑做一團。還是繼英小姐忍了笑。高聲道。這位姊姊所說的話。我早已知道。大凡我們中國人的意見。沒有一個不是如此。這姊姊所說七跌八冲。滾入天空的話。同才剛賈老板所說地皮成了一個球。若滾動起來。便要將房屋一齊坍塌。江海一齊潑翻。是一樣思想。錢小姐聞繼英批評他的思想。與撐小船的老板一樣。未免有些不樂。但又不好顯出來。便接下去問道。就是這種瞎思想。在道理上對了。恐怕隨便是什麼人說出來的。也不能駁。那麼。請問小姊姊。你的思想。又是如何呢。繼英道。我是据着學問上的實驗。不是隨便想出來的。所以不能叫做思想。賈老二便道。王小姐。你不是說過。幾句話就講得明白的麼。你何不先把這個道理講明白了。再講別的呢。繼英點頭道。本來對着地皮是圓的。地皮



是匾的。還有許多爭論。須得爭論明白。待爭論明白了。方把那圓球上立起人來。不能跌入天空的緣故說明。現在既然你們要先說那個。我就先說了起來。也是好的。因此看了錢小姐一看。又看了賈老二一看。講說道。据那位姊姊說。是圓球的旁面。立不得人。賈老板亦說。圓球滾動起來。便要如何如何。那你們兩人的思想。似乎終還以爲地皮就算是一個圓球。一定好像一個木球。放在桌子上一般。自有一塊着實的硬東西。把他託着。搖頭道。這不能。這不能。因爲如果是這樣。那在地球上走圈子的。必曾到了一處。不見天空。是在地球同那硬東西的中間。好像鑽縫的鑽過去了。大家問問那老同鄉看。他兩次向東向西。曾經過了這一個硬縫。不曾。大家笑將起來。黃興發連忙道。不曾。不曾。決決不曾。到處終是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如何有什麼硬縫呢。繼英也笑了一笑。又正色道。如此。大家須要記清楚。大家須要記清楚。我們的地皮。不但是一個圓球。而是且一個拋在天空。四面空着幾千百萬里。沒有一點靠傍的圓球。說到這裏。大家都呆了一呆。范夫人不知不覺。把繼英摟到懷裏。

說道。妮子。別這麼發瘋罷。駭死人了。這樣的。望什麼地方一掉下去。還可以設想麼。繼英小姐掙紮着。立起來道。伯母。不要害怕。這是最緊要的一句話。人所以在地球上。不會跌倒。地球所以在天空裏。不會掉落。盡是一個緣故。沒有第二個緣故。你們難道相信天空裏的太陽。天空裏的月亮。天空裏整千整萬的星點。都有一條絲線。繫住在天上的麼。春桃插口道。太陽月亮星點。那又是一樣東西。小亦小得許多。并且他們自然各各有個神道管着。不能同地皮比較。繼英小姐真正的頓時迸了眼淚出來。說道。橫亦有個神道。豎亦有個神道。所以便出了義和團。也因為相信有個神道。能幫着他們不怕鎗炮。如果你們心中真的把神道兩個字。迷護住了。你們自己的心。那就沒有什麼講得的了。春桃見繼英小姐哭了。覺得很沒意思。說道。王小姐寬恕我。我是喜歡多嘴。隨便說說罷了。繼英道。春桃姐。你休要多心。我並非爲了你的話。才傷心起來。你的話。是遇見一百個人。倒有九十九個。都是這麼說法的。春桃便不做聲。馮伯始止是微笑。其餘的人。因爲這個題目難了一點。也說不出什麼。

錢小姐就說。我想那孫悟空同豬八戒等等。自然是做西遊記許多的一班人。在那裏造誑。是斷斷沒有這樣東西。那一班蠢愚的下流人。發了瘋。鬧起義和團來。把孫悟空等算做神道。開壇供奉。這是不言而喻的。可笑已極了。但是說到天神地祇。日月星辰等的大神道。這就有經傳記載着。有帝王祭獻着。也就決難斷定。說是有沒有。繼英道。有就是。有就是。沒有就是。沒有。從古以來。不曾有一個人。見過日月星辰裏。跑了一個神道出來。所以一定斷他沒有。姊姊。你曾見過神道在日月星辰裏跑了出來麼。錢小姐雖覺得繼英的說話唐突。然看他尙是小孩子。却不好意思去衝突他。便老實的說道。我是沒有見過。於是繼英又向四邊人看了一轉。向着道。大家見過神道的。便老實告訴我。但是自己沒有見過。却不要把耳朵當作眼睛。太太小姐們皆笑着不做聲。曾兆榮先開口道。我是到過了幾十個大碼頭。也從不曾看見神道。賈老二道。王小姐一定要把看見的才作準。那就恐怕這裏也招不出一個人看見過神道。只聽着和尙老道。同着那說大鼓書的這班人。常常說起罷了。繼英笑道。

我原曉得不過說起罷了。說起說起。你誑我。我誑你。誑了已經幾千年。西洋也同我們一樣。就在一千多年以前。有個朝代。叫做羅馬。羅馬時候。就無論日月星辰。至於竈間毛廁。都有一個神道。後來天主教一天盛。是一天。大家便相信了天主教。方才以為天下止有一個大神。其餘日月星辰。至於竈間毛廁。都是世界上的一件東西。就同磚頭瓦塊。桌子交椅。一般無二。沒有什麼神道。當初羅馬神道正是興盛的時。候。聽見了這無神道的說話。就有許多人。恨極天主教人。把他們擲在獅子圈裏。喂獅的亦有。把他們送到滾油鍋裏。油煎的亦有。大家都以為沒有了神道。這還了得。還可以過得日子麼。不曉得後來一千多年。沒有了神道。止有了一個天主。一點也不曾有什麼欠缺。而且百姓是格外快樂。國都是格外興旺。錢小姐聽到此處。疑心繼英是信教的。正要發話。繼英滔滔的說不斷頭。又接下去道。現在七八十年以來。英吉利又出了一位大學問家。叫做達爾文。他考據得明明白白。人是猴子變來。世界上的萬物。都是慢慢的自己變成。後來便有許多講着達爾文學問的人。方才覺

悟道。就是一個大神的說話。還是多事。爲什麼。一定要有這一個大神呢。是誰看見的呢。這個他們就回答道。看是沒有人看見。不過因爲世界上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實在奇妙得了不得。就是把我們面孔上論起來。恐怕額角上有溼汗。淋入眼眶裏去。就生上許多眉毛。恐怕對面來的灰土。吹入眼睛裏去。又生上許多睫毛。這幾根眉毛同睫毛。若請一個毛刷匠來裝着。恐怕最巧的毛刷匠也裝不到如此玲瓏。所以就猜想去。必定有一個大神。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是他創造。但是據考究達爾文學問的人看起來。就據着這大神創造世界的話。却已有了一個大大的毛病。因爲他們要問。這一個大神。又是誰去造起來的呢。那相信一個大神的。常含糊答應道。他是自然出來的。於是那達先生這班的學問家。方才拍手笑道。這一定錯誤了。這一定錯誤了。因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又接下去問道。譬如有一個頑把戲的。他的本領很大。什麼東西都能變出。你們想想看。叫他變起一把毛刷容易呢。還是叫他變起一個毛刷匠容易。繼英向着賈老二等問道。你代他們回答回答看。春桃道。那

自然變起一把毛刷容易。繼英道：這是人人如此說法的。這樣說起來，那世界萬物，便好比一把毛刷。所謂造世界的大神，便好比一個毛刷匠。你們想，毛刷匠這樣繁難的東西，倒會自己變了出來，並不要別的東西去造他。世界這樣容易的東西，倒自己變不出，一定要有一個大神造着。這道理終講不通，所以現在頂聰明的幾位朋友，覺得就是一個大神，也是勉強多事。錢小姐方知道繼英並不信教，另有一種奇奇怪怪的思想，就冷笑的問道：據你說來，怎樣才算多事呢？繼英道：據我看來，我們孔夫子的話，却有許多說得狠。是他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這兩句話，粗看雖是輕描淡寫，然現在西洋的一切大學問，不過能實行這兩句話。譬如有人把這海晏輪船上的人，已經一一二二的點過，人來問他，你知道通船的人數麼？那自然無疑無貳回答道：我知道的，共有若干若干。倘使並未數過，亦說我知道的，若干若干。造起一個數目來回答，就人人厭惡他不老成。止可說不知其實數，大約若干若干。或者說我想有若干若干，這個大約兩字，向着我想兩字，西洋人一刻不離。

口。這也是他們風俗上的一點勝人之處。大家所說的神道。無論說有一個。說有千百個。終歸一個也沒有人看見。就算說得極通。不過是大約之類。或者是我想之類。既然叫做大約。叫做我想。便是杳杳茫茫之事。所以現在世界上人。竟把神道說得確確鑿鑿。不但個個把他泥塑木雕。而且個個管着風水命運。這是把大約的算做的確。我想的認爲實在。這就不老成得利害了。這叫做強不知以爲知。恰恰與孔夫子的說話相反。所以我還說。就是言一個大神。亦是多事。至於造起了許多天后玉皇。地藏閻羅。財神玄壇。城隍土地。而且還有什麼天罡地煞。邪神惡鬼。冥冥之中。既然有了神通廣大的神道。仍舊絕不了青皮流氓。毛賊拐子。世世界上一般無二。這是尤其可笑。繼英這一番話。大家雖然懂得七八分。知道他說得有理。却沒有錢婉小姐。更把小小的王繼英小姐。有些敬重起來。因爲孔夫子所說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錢小姐也以爲的確是最緊要的兩句話。否則大家可以逞着自己瞎想。隨便亂說。世界上便還有什麼是非呢。神道的沒有人看見。這是各自問着自己良

心是明明白白的一件事。止用得着不知爲不知五個大字罷了。但錢小姐又想。既然如此。爲什麼孔子自己又是社稷山川百神。把那神道的禮節。也說得津津有味呢。就把這個意思。向繼英問着。繼英道。只是一點也沒有難懂。我們的人。爲什麼憑空造起一個神道呢。第一件。就因爲明白不透死生的緣故。爲什麼沒有這麼一個人的。忽然有了出來。爲什麼活得好好的。忽然又死了去。一經死了。就任你叫跳哭喊。他一概不知。所以最古最古的野蠻人。就能疑心我們的人。在這身體之外。必然另有一個靈魂。從什麼地方來了。便生了出來。到什麼地方去了。便死了過去。既然有着這個靈魂。還有來的去的地方。就自然以爲這個地方。必定有許多種種不同的靈魂。另成一個世界。憑着每一時代人的智識。又憑着每一地方人的見聞。各自猜想。於是叫做陰司。叫做天國。叫做三界。雖然古往今來。東西南北。千教萬教。想出來的花樣。各各不同。但意思便終是一樣。直到了現在。西洋有了幾種新學問。有叫做物理學的。有叫做化學的。憑了這幾種學問的力量。方把那靈魂弄明白了。曉



得靈魂是一件沒有的東西。春桃聽了。吐了舌頭出來。插口道。靈魂居然是沒有的。麼。繼英笑道。恨我止有了一張嘴。不能四面八方。在一個時候。一齊說起。那靈魂沒有的緣故。說起來本是好聽。但是話長。而且就是現在懂得物理學同化學的人。也不是個個明白。所以必定要細細講起才好。我們聽在後頭再講。現在且把孔夫子不曾反對神道的緣故。先講一個明白。你們要想孔夫子的時候。沒有什麼物理學。亦沒有什麼化學。孔夫子如何去斷定那靈魂是沒有的呢。孔夫子不過仗着他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一片誠心。把那杳杳茫茫之事。用着一個闕疑法子。闕了過去。便斬斷無數葛藤。什麼叫做闕疑呢。就是決不肯說他是。有。亦決不去爭他是。無。橫豎活得越後的人。積聚得見識越多。便越弄越明白。有。有。無。無。將來終有一個分明。譬如孔夫子活到現在。他自然也必定是一個好物理學家。又必定是一個好化學家。他若得了靈魂沒有的證據。自然也拿着他知之爲知之的一片誠心。老實說個無字。可惜限於時代。孔夫子當時雖有了滿腹疑心。却沒有那新法子去證明。

白他。而且你又要曉得。孔夫子是一個最有本領治百姓的政治家。他曉得世界上明白的人數。終比不明白的爲少。止可把教化慢慢行去。積了時代。才能明白人一天多是一天。那杳杳茫茫之事。很不容易明白。所以在孔夫子以前。已經幾千年有了社稷山川百神。他也便當着一件照例公事。聽憑大家去行着罷了。就是在目今的西洋。靈魂沒有的證據。知道的人已經不少。什麼教堂禮拜。還是這樣興盛呢。只是他們的上等人。也偷學了一點孔夫子的道理。在這個一百年之內。傳着一句金言。叫做信教自由。神道有沒有。止可用道理對人講解。信不信聽憑百姓。決沒有用着勢力去壓制別人。硬叫他相信什麼教。或者硬叫他不相信什麼教。因此近來西洋百姓。待着異教之人。終是客客氣氣。若因爲教派不對。就互相衝突。甚而至於殺人放火。這不過被人看輕。叫你是一個野蠻。你相信孫悟空。他相信天主。好像我又相信沒有。各自用着道理。喜笑自然的。在口上論個輸贏罷了。俗語道。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發起喉急來。硬要將勢力去幫道理。便不是個好漢。大家聽了微微一笑。

點着頭。繼英又道。爲什麼孔夫子也時常和着大家。把那神道的禮節講起呢。這是他用着一個釜底抽薪之法。譬如現在有些老太太。喜歡見廟布施。逢山進香。孔夫子就想起一個法子。說道。老太太拜佛。拜於家中禮也。今拜乎廟內。泰也。如此一說。許他在家中拜佛。就暗暗免得他抬了轎子。常常到各廟去奔波。雇了船隻。年年向各山去朝拜。記得前年。我們的母舅。有一天對着我父親。埋怨孔夫子。說道。爲什麼孔子定禮。把天子諸侯之類。便明明定着世婦多少。夫人多少。御妻多少。弄得現在中國聚妾之風。被各國人所笑。我們父親笑道。老舅兄。你不曉得。只還是孔夫子的釜底抽薪之法。俗語常說。你又不是皇帝。如何能要着這樣。便可這樣。只就可見古代的皇帝。遇着貪慾無度的人物。竟可以整千整萬。隨意把民間女子選進。所以孔夫子定禮。就揀最少的數目。代他定起一個規矩。就是天子最多。也不過百十個妃子。然而後世還有後宮三千之說。据着這個。便可原諒孔夫子的苦心。我們母舅方才拍手叫好。現在我說孔夫子常講神道禮節。亦用釜底抽薪之法。就是跟着我父

親學來。繼英說到此處。想着父親遭害。頓時又迸了眼淚出來。大家好生不安。繼英勉強急急的用手巾揩了一揩。大聲道。孔夫子的不相信神道。有何證據呢。這就在小學生讀的四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的。有一天。他的學生。有個樊遲。問他聰明的法子。他說。專門料理人事。鬼神是敬着罷了。不要多理會。這就叫做聰明。這種回答。豈不是明明說。我們是人。但管着人所應做之事。依了道理而做。若處處靠着鬼神。求籤問卜。相信風水。便是痴愚。因爲孔夫子是個聖人。氣度溫厚。決不肯說到這個地步罷了。又有一個學生。叫做子路。這子路比樊遲却強。但這位子路先生。是個莽漢。心直口快。愛說就說。一天竟老實把侍奉鬼神的道理。直向先生誦教。孔夫子那就不板了面孔。意思之間。以爲像你只樣聰明人。還來嚙嚙着這種的杳杳茫茫之事。便帶着訓飭的口氣。回答道。我們於侍奉人的道理。還沒有講好。講什麼侍奉鬼神。子路碰了這個釘子。倒有一點生氣。他想。老夫子糊塗極了。人既會死。便有鬼神。既有鬼神。如何教我不問。故追上去問他先生。說是既然沒有鬼神。死是什麼解說。孔夫

子曉得他是生氣。更益發的訓飭道。沒有懂得生。先管什麼死。子路方才醒悟過來。知道舍了知。之的。反去講那不知的。確是錯了。因爲這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孔夫子從前。就是爲着子路。有這兩句說話。所以他這回碰了兩個釘子。馬上就澈底明白。不敢再問。錢小姐笑道。小姊姊的講書。是講得狠好。但未知孔夫子到底有沒這種意思呢。繼英道。這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當時有個王孫賈。他問孔夫子。與其奉承壁角菩薩。不如奉承竈君皇帝。就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之意。他要問到底。是什麼解說。孔夫子回對道。得罪了天。奉承什麼神道。都不中用。姊姊。你想這個天字。若用有鬼神的法子講解起來。在中國。自然就是上帝。在西洋。自然就是天主。然而那位注解四書的朱晦菴先生。却注着一句道。天卽理也。他以爲孔夫子是說得。罪了道理。就是奉承什麼神道。都不中用。姊姊。你想我們日日聽見。或者說天是幫助了我。或者又說天是厭惡了我。這個天字。誰不是隱隱有個威靈顯赫的神在胸中呢。這個天字。難道與孔夫子所說的天字。有甚分別。爲何朱先生偏要將他講做

道理。決不算他神道呢。這就是朱先生曉得孔夫子不信神道。凡是說着天字。大都是道理兩字的替身字眼罷了。所以我看着孔夫子回答樊遲同子路的意思。愈見得孔夫子是不信神道。不是專門爲着四書上還有一句書。叫做孔夫子不說怪力亂神。那個神字。還可以當着一切雜神講。他人或者可說。孔夫子雖不信雜神。斷沒有不信上帝。其實孔夫子凡說上帝。說天命。說天。終是當着道理講。全不算他是神。錢小姐聽到這一節的議論。幾乎繼英說出一句。便點着一點頭。等繼英說完了。連忙站了起來。對着繼英。做出一個恭敬的模樣道。小姊姊的高論。使我茅塞頓開。佩服極了。衆人正看着這個光景。互相驚異。忽然賈老二把腳在艙板上一頓。大叫道。對了。對了。衆人倒吃了一駭。不知賈老二有何批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鬼神萬變縮爲良心 星斗滿天合成吸力

話說賈老人大聲喊了兩個對了。對了。不管他人驚駭不驚駭。跟手的接下去說道。我今天才知道我們的孔夫子實在有點見識。他說得罪了道理。奉承什麼神道。都

不中用。這句話才教人心服。你想現在的世界。如何的昏天黑地。有勢力的。雖然招權納賄。亡廉喪恥。做起什麼沒良心的勾當。別人都奈何他不得。那忠厚人。儘受着虧苦。告官官不准。評理理不直。恨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便終想必定有這麼一件東西。至公無私。能够賞善罰惡。算起一筆總賬。一絲不錯。就大家不約而同的。想起一個天字。於是把那沒良心的。咒他早早受着天滅。對那忠厚的。願他處處得着天助。賈老二搖頭道。那裏知道不行不行。弄錯了。弄錯了。應該天滅的。也沒有個個天滅。爲惡的更長起了大膽。應該天助的。也沒有個個天助。爲善的又生起了疑心。這因爲人人心中的天字。仍舊當他是一個杳杳茫茫中的皇帝。所以又叫做上帝。又叫做天主。既然有了皇帝。便自然必有官員。既然他的一筆總賬。也要用簿子記出。用算盤算起。用包打聽去打聽來。那自然土地判官。飛神天使。就糧船也裝不完。牛車也載不盡了。所以我有幾個教會朋友。常說他們止有一個大神。我問他那有翅旁的菩薩。又是什麼東西呢。他們常要支吾了半天。才說是個化身。我就不知不覺的

笑將起來。然則土地判官便也何嘗不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因爲大家都把天來看做神道。自然就有這種不約而同的錯誤。賈老二又將兩手一拍道。爲何我說這是弄錯了。呢。若照這樣說法。天爺爺的能幹。也就實在來得有限了。也要用了許多神道。帮着纔能把這一筆總賬算起。乃就可見得神道裏面。倘有些不公平。他也就未必一一能够曉得。這還了得麼。這還了得麼。如此。自然必是有錢的塑佛裝金。常常燒香點燭。神道便是歡喜。沒錢的埋棺造屋。犯了太歲七煞。神道便就惱怒。這與世界上的告官官不准。評理理不直。還有什麼分別呢。號稱神道。却與凡人無異。在情理上爲決決沒有之事。張少雲便笑道。老二哥。照你看去。如何才可以算得神道呢。賈老二道。神道神道。自然要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好比做了孫悟空。就可以帮着義和團。不怕鎗炮。就與尋常人不相同。如此一直一直的追上去。追根到了本領最大的天。那就請問在地的各位。自然沒有一個不相信天是全知全能。想來用不着講天主教的朋友。纔能說出這全知全能四字。替天爺爺掛塊超等第一名。



的金牌的了。賈老二放長了聲氣。看着衆人問道。是麼。繼英小姐先答道。一定是的。曾兆榮道。慢來。什麼叫做全知全能呢。福音堂裏的洋先生時常講起着。我却沒有懂得他的意思。繼英道。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鄭亞四道。我想就是這樣。譬如講到知字。那劉伯溫還要屈指陰陽一算。方知過去未來。如果另有一位天爺爺。他便定然不必屈指算着。早知過去未來。這就叫做全知。講到能字。譬如孫猴子駕起一個筋斗雲。一走十萬八千里。天爺爺便不必駕着什麼筋斗雲。也並不限定十萬八千里。要多少是多少。這就叫做全能。你們各位以爲對不對。馮伯始微笑道。對對對。曾兆榮道。原來如此。那就沒有一個敢說不對。老黃。你想如何。黃興發高聲道。只還有不對的麼。賈老二微微注射着一班太太小姐們。還要問個明白。錢婉小姐便道。對的。請你講下去就是了。賈老二才說。那麼講也罷。不講也罷。不但你們聰明人。必能早已明白了。朱先生所說天卽理也的意思。就是我老賈是個最蠢笨的粗漢。亦就懂得。你們想麼。既然天是全知全能。那他的賬目。就用不着賬簿記。他的數目。就

用不着算盤算。他的信息。就用不着包打聽去打聽。這就用不着什麼土地判官飛神天使。幫着他做事。那就是沒有神道的第一個證據。他是全知全能。他自然便是至公無私。如何放那泥塑木雕的神道。去受起香煙。放那太歲七煞的神道。去鬧着風水。便又如何還要住在廟裏。住在教堂裏。受人朝拜。又如何能朝拜他的。有惡亦可不罰。沒有朝拜他的。有善亦就不賞。你們想。世界上如有種種不公平之事。到了無處伸冤。大家終是兩句話。說道。你摸着良心罷。頭上有天。這就可見天是一個無不在的東西。並不要尋到廟裏。尋到教堂裏。方才有天。這就是沒有神道的第二個證據。那麼。我們說到這個地步。還會不明白麼。那無所不在的天爺爺。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記好記好。到底就是一個道理罷了。爲什麼我們無處伸冤之時。要想說頭上有天。必定先要請人摸着良心呢。這就可見沒有了良心。就沒有天。有了良心。才有天。這麼說來。天與良心。難道還是兩個東西麼。良心便是道理。如此。天與道理。難道還是兩個東西麼。難道良心道理之外。還有天麼。難道有了這道理的天。還要

許多講勢利愛奉承的壁角菩薩。竈君皇帝。糜荷荷。你們去想就好了。賈老二說得高興。把自己的眼淚。說到好像雨點一般的淋了起來。他都沒有知道。大家也止有點頭。說不出什麼。因爲馮伯始等幾個講學問的。此刻感動得了不得。若此刻便要接上一句。也必然淚下如雨。那太太小姐們。同着春桃這一班粗人。止覺得句句打入心坎裏。沒有批評罷了。賈老二却像老和尚悟道的一般。他的心孔。弄得四通八達。便又接下去說道。天爺變了良心。就把一個威靈顯赫的大神。縮成了一個空空洞洞的道理。若聽了孔夫子的說話。因爲沒有了神道監察。就可以無惡不作麼。哼。你敢麼。可惜你的良心。在你自己腔子裏。先要作怪。人家的良心。在個個人腔子裏。又無一不作怪。這就你一個人立着。你許多人聚着。你吃飯。你睡覺。處處有個天來監察了你。這個天。就是叫做良心。就是叫做道理。譬如你是一個官員。我是一個百姓。你無故逞着威風。仗着勢力。將我嚴刑拷打。我雖沒處伸冤。可惜你睡了。也有些不安。醒了。也有些沒趣。你的差人口裏不敢說。心上明白你兇惡。你的太太。明裏

不做聲。暗地替代你懺悔。這就是良心罰你。這就是道理罰你。這就是天罰你。大家替我不安。這就是良心賞我。這就是道理賞我。這就是天賞我。我們把這個推想下去。你想你做了虧心事。臉上爲什麼飛紅呢。你做了安心事。臉上爲什麼開花呢。你一人忘了廉恥。教壞了子孫。終保不住多年的門楣。你一人仗着義氣。變好了風俗。便弄成了全種的興旺。你做了秦檜。當時做宰相。却萬世痛罵你。你做了岳飛。當時做死囚。却萬世敬重你。這一筆道理的總賬。賞賞罰罰。早早晚晚。終是自然而然的算得分明。用得着什麼判官寫簿子。土地做見證。麼。天滅天助。從道理上遠遠的通扯起來。還有一絲一毫差錯的麼。你得罪了道理。還有什麼神道。帮你臉孔上不紅呢。還有什麼神道。教你子孫不看你的壞樣呢。還有什麼神道。代你秦檜說情。叫人不痛罵呢。這豈不是叫做得罪了道理。奉承什麼神道。都不中用麼。大家齊聲道。呀呀。好極了。黃興發對着曾兆榮道。可不是麼。我才剛所以也說燒香點燭。誦經禮拜。都不及拿良心爲主。賈老二道。我的亂說。也就是先受了你黃老哥的一句話。

點醒罷了。繼英小姐滿面發了笑容。道：好了。現在我們大家心中有了道理兩個字。就是行船有了一隻羅盤了。於是我們無論講起什麼。都要用道理相爭。決不可再用杳杳茫茫的神道。插了進去。我們既不是和尚道士。又不是神父牧師。似乎我們你一句。我一句。講了教會的說話。已經太多。倘使有人把我們的說話。去寫成一本小說。那看官們粗粗看了兩回。定要疑心這種小說。或者是一本陰隲文。又像是一本福音書。那就要累着刻小說的書坊受枉了。故爾從此以後。我們趁着這風平浪靜。還來講些天文地理史鑑故事。爲是。繼英沒有說完。已經自己好笑。大家也隨着笑將起來。一面個個人都點頭稱是。此時錢婉小姐却興致百倍。不像起初懷着一個不屑聽完的成見。處處要想拿四書五經駁人。現在他從太太小姐們堆裏。走了出來。坐在繼英同范夫人的旁邊。熱心的要和着大家講論。便對繼英道：小姊妹。地球既是拋在空中的一個圓球。我們人物房屋。附在圓球四面的。不知究竟爲什麼緣故。能夠不向空中跌落呢。經着錢小姐這麼一問。大家從新靜悄悄裏。幾十隻眼

睛看好了繼英。看他如何回答。繼英道：這很容易明白的。我們現在既然知道太陽、月亮、同着許多許多的星點，都沒有一條線掛着，亦沒有什麼神道用手指頭拈着。如此說來，如何能拋在空中，還常常轉動，能永遠不會掉落呢？你們不要費什麼許多心思去細想，止要隨口把容易解說的話回答，便自然摸到那條路上去了。錢小姐聽了繼英之言，雖要想隨便回答，却恐怕說得太粗淺了，被人好笑，倒是春桃口快笑着道：我來亂說。我想這個或者是一股氣，把他們吸住了。錢小姐道：若是粗淺的說說，我也如此想法。於是賈老二、曾兆榮也插了幾句，都以為如此。繼英候大家停了口，拍手道：好一個一股氣，好一個一股氣，就是這一股氣，他把千千萬萬的星點連着鮮紅的太陽，同那雪白的月亮，都吸住在浩浩漉漉的空中，又把我們的地球像着日月星辰一般，也在浩浩漉漉的空中吸住。於是一切星點、太陽、月亮、地球一齊拋在空中，好像個一氣球，永遠不會掉落。各位去想罷。這一股氣，既然有如此力量，難道地上薄薄的一層海水，小小的幾間房屋，藐小得不可開交的幾個活物。

他就吸不住麼。大家聽到這裏。却像被檀木棍從頭上擊了一下。昏得口都開不出來。大家心中想着。那星點太陽月亮地球。一齊吸住在空中。因爲空中定是一股氣。這股氣或者可以把他們吸住了。這是容易明白的。若是說起海水房屋活物來。乃是附在地面上。不是拋在空中的東西。如何好比着太陽月亮許多。也說是吸住的呢。這就不容易明白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如此想法。所以都呆着不做聲。馮伯始看了這個情形。便對繼英道。恐怕大家都還不會知道這股氣。到底是什麼氣。繼英笑道。或者一定不會知道。便自問自答道。難道那一股氣。吸住太陽月亮星點地球的就是大家看見把風箏託住。把飛鳥浮着的那股氣麼。搖頭道。呀。不是不是。這股氣就是從星點裏發出來的。又就是從太陽裏發出來的。又就是從月亮裏從地球裏發出來的。那吸住的法子。就是星點把星點吸住。星點又把太陽吸住。太陽又把地球吸住。地球又把月亮吸住。這個吸住那個。那個吸住這個。於是剛剛吸得很好。一齊都不掉落。大家聽着繼英這幾句話。頭昏是好了一點。但是聽說星點太陽月亮

地球裏面都會發出氣來。先是錢小姐第一個露出不相信的樣子。且冷笑的問道。小姊姊。這還是你的知之爲知之呢。還是帶着些強不知以爲知呢。繼英小姐正色的回答道。愚妹既然記好了孔夫子知之爲知之的教訓。自然把那強不知以爲知的說話。決決不敢去聽他。亦決不敢去講他。那星點太陽月亮地球。都能發出氣來。互相吸住。這是一個有憑有據的實在道理。天上千千萬萬的星點。應該分成兩類。這是我們中國從古的聖賢。早已分着的。一類叫做恆星。恆星的意思。就是說他常在一個區處。永遠不會移動。這種恆星。多得不能計算。大都天上所有之星。都是恆星。一類叫做行星。行星的意思。就是因爲他常能移動。行星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止有五個。所謂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幼學瓊林上載着。日月五星。謂之七政。那五星。便是指着金木水火土的五個行星。錢小姐聽了點點頭。賈老二插口道。那五個行星。我們看得見。看不見呢。繼英道。自然都看得見。不過有幾個移得很慢。并且星點的大小。都同千千萬萬的恆星。容易相渾。惟有一個金星。他又叫做太白星。還有



人造着誑話。說那唐朝的李太白。就是這個金星轉世。他却亮得了不得。不是在太陽落山以後出來。就是在天明以前出來。所以他還有兩個渾號。叫做黃昏星。叫做曉星。曾兆榮道。原來就是他。那是我們行船的同他是個好朋友。因爲他的光亮。時常可以照着我們在黑暗中摸着繩索。繼英接着道。我們難道又要講到天文上去麼。且慢且慢。我現在所以說到那星點的分別。什麼恆星。什麼行星。便因爲有着幾個行星。他們都會移動。於是歷來聰明的看天文先生。把他們互相移動的憑据。合着太陽月亮地球。你也考究。我也考究。你也細算。我也細算。你也測量。我也測量。在明朝的末年。西洋的德國出了一個天文大名家。叫做葛伯魯。他尋了三條法子出來。曉得他們的移動。走着一個鴨蛋式的圈子。那葛先生算法的高明。人人佩服。可惜彼時沒有明白。爲什麼這些怪物。他們定要走這鴨蛋圈。到了康熙時候。英吉利國又出了一個大人物。其人姓牛名敦。父親是一個耕田漢。在他未出世以前。一病嗚呼。牛先生是遺腹所生。他母親因窮苦不能過活。就把這小孩寄養在他父親的

好朋友家中。自己再醮了一個後夫。到牛敦十五歲。他母親又死了後夫。從新守寡。牛先生便同母親居住。母親要他學習耕田。接續他父親的舊業。然而這牛先生最喜讀書。偶然跟隨家中的長工上城買物。他便私往藏書樓看書。幸虧他的母舅知道這個小孩。將來必成大器。就勸他母親把他送入一個相近的圓橋府大學堂。果然不多幾年。他的算學。同着一種考究光亮的學問。引着大家稱贊。他一生的大見識。大道理。在那學問場中。真叫做驚天動地。所以有人批評。在這個最近的二百年。牛敦便算是西洋的一個周公。達爾文便是西洋的一個孔子。黃興發插口道。這個比得上孔夫子的達爾文。不是才剛所說考明白人是猴子變來的那位達先生麼。繼英點頭道。正就是他。一面接下去說道。牛先生把那葛伯魯考明白的鴨蛋圓移動法。橫想豎想了幾年。終想不通。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後園中。舒散舒散。踱過去。又踱過來。心中却並沒有什麼思想。忽然聽見撲朔的一響。向草地上一看。乃是一隻成熟的蘋果。從樹上掉了下來。他頓時心上大動。就把這日月五星。走着鴨蛋

圓的移動法子。隨即明白了過來。賈老二道：這又奇了。我們住在通州賈村。家中的蘋果樹。也有上十幾株。到蘋果成熟的時候。天天在那裏掉。終沒有看出些什麼。馮伯始聽了。大笑起來。說道：賈二哥。算了罷。讓王小姐講了再說。繼英也笑道：不相干。不相干。同蘋果是沒有什麼關係。不過牛先生心到了這個地步。偶然遇着這掉下來的蘋果。觸着機。因而就覺悟罷了。賈老二微笑道：原來如此。繼英接說道：他想萬物的移動。止有兩個法子。一個是活的東西。自己能動。一個是沒有活氣的東西。動着他。他才動。沒有動他。他就永遠不動。何以那熟蘋果脫了梗子。梗子又沒有去動他。他爲什麼要動到地上去呢。春桃道：沒有了梗子。自然向地上掉去。因爲世界上的東西。是沒有一件不向地上掉的。繼英拍手道：如此。你也明白了。你想。蘋果是一個沒有活氣的東西。自己決不會動。他的移動。必定是有一件東西叫他動的。他何以偏偏不動到上面去。也不動到前面後面去。也不動到左面右面去。必定要動到下面去呢。卽此便可以見得。那一件叫這蘋果動的東西。不在上面。不在前面後

面不在左面右面。單單就在下面。下面是什麼東西呢。就是這怪物的地皮。所以牛敦立刻明白。叫這蘋果動到地皮上去的。這件東西。必定就是地球裏面的一股氣。這股氣。可以叫做地心吸力。無論活的不活的。譬如活的是我們人。我們能自己移動。將手挽住了桅竿。可以懸在空中。然而止要一放手。就馬上被這地心吸力。吸到地上。不活的東西。譬如這蘋果。被梗子連住了。可以掛在樹上。然而止要梗子一斷。亦馬上被這地心吸力。吸到地上去了。錢小姐道。道理是有一點。但是那東西向下而墜落。是物性的自然。何以必定要猜想地皮裏有那一種地心吸力呢。繼英道。姊姊。物性的自然。若讓他去自然。便處處都是不明白的東西了。如此。疾病看做自然。便不要考究衛生之方法。草木看做自然。便不要討論栽培之技藝。這一定沒有如此辦法。惟其物性雖有個自然。我們必定要追出他的何以如此。這就叫做學問。否則說是有神明管着。這就叫做迷信。迷信是我們大家才剛已經爭論明白。不許再講。我們所要講的。便是據着學問。追究他何以如此。所以才剛講着日月五星。何以

能拋在空中。不會掉落。我們若用一句話便可以關門的法子。止說一個這是物性的自然罷了。我們必定不約而同。大家猜有一股氣將他們吸住。這就是我們要還他一個所以如此。照此推考出去。就可見東西何以定向下面墜落。也就不能用物性的自然五大字含糊了結。所以牛敦想出那地心有股吸力。亦就是還他一個所以如此。錢小姐道。小姊姊的說法。雖覺得甚好。但不遇這股地心吸力。除了東西必定向下面墜落之外。還可有什麼顯然的證據呢。繼英道。這牛先生的地心吸力。乃是二百年以來的一件大學問。並不是同我們一樣。單單猜想日月星辰必有一股氣將他們吸住。幾句話便算說完的。他自從覺悟了這股地心吸力。於是推出去。便知道日月星辰。個個皆有吸力。就是我才剛所說這個吸住那個。那個吸住這個。因此能够一齊拋在空中。都不掉落。合着這日月星辰的個個吸力。牛先生叫他是一個宇宙吸力。他把這地心吸力。同着宇宙吸力。又化了幾年的心血。用算法寫去的本子。寫了牛腰大的一捆。方纔把葛伯魯先生考出的鴨蛋圓移動法。也還出了一個

所以如此。那鴨蛋圓移動法。現在我們還沒有講過。日月五星。究竟如何移動。講起來就很不容易。且等到我們有工夫講着天文。再細細的閒談罷。若要總括先說幾句。這就是因爲日月五星。都有吸力。你牽我扯。所以扯成一個鴨蛋式的長圓。因爲牛先生寫了牛腰大的一摞算法本子。方才決定這個吸力。故爾歷來的大學問家。都相信他不是亂說。並不是隨便據了蘋果掉向地上。猜着一個地心吸力。就能服人的。就是我們中國許多有學問人。說着牛敦。也便好生敬重。可惜他的算法。過於繁難。對了不懂算學的。不能一句兩句。可以說得明白。然而懂算學的人。到處都有。沒一個不相信牛先生說得實在。所以我們也就權且可以相信。至於這位姊姊。他要在吸力上。除了物件的下墜落之外。講出一個顯明的證據。幸虧有着一個你們曉得潮水壓。黃興發道。這個豈有不曉得之理。我們行船的。進口出口。全靠這個潮水。繼英道。這潮水忽漲忽落。你知道他是那裏起出來的呢。請你却要除了海龍王回答。你若說是海龍王管的。我就止好啞口無言了。黃興發與賈老二兩個人同

笑道。除了海龍王。我們就不知道。繼英道。這就是被太陽同月亮吸出來的。太陽是離了地球遠。所以譬如有四分吸潮水的力量。太陽止居一分。月亮離着地球極近。便有力量三分。太陽同月亮并合了這四份力量。就吸成江海裏的潮水。春桃詫異道。太陽同月亮。據我看來。都是像一面大圓鏡子。在天上移來移去。若說他們的遠近。在月光皎潔。天氣清涼。一些雲絲也沒有的時候。還覺得月亮比太陽高了許多。爲什麼王小姐反說太陽是遠呢。繼英正要回答。賈老二又搶說道。我更想不明白。那天上許多的星點。最大的也不過像金橘這樣的一顆。即使他們都有吸力。如何能反把太陽月亮互相吸住。而且太陽月亮。據我看來。止有一個五寸盤大小。還沒。有那位大姐所說的大圓鏡子這麼大。就是他們都有吸力。又如何能吸得住地皮。還能把那浩浩涯涯的江海。吸起潮水來呢。大家聽了春桃同賈老二的說話。止有馮伯始自繮了眉頭好笑。其餘個個都看着繼英。似乎這個便是秀才遇着了最難的題目。繼英真的便將手在頭上一摸。又把脚在船板上一頓道。這真要命了。你們

這樣問法。想來天文是一些也不曾懂得。如此。我們在這裏講着地球。大約大家的心上。都是恍恍惚惚。因爲地球是有幾多大小。太陽與月亮是有幾多大小。星點又各有幾多大小。是先要知道的。而且地球同太陽有什麼關係。太陽同月亮有什麼分別。也不可不先懂一點。說到此處。又摸了頭不做聲。范夫人却笑將起來。說道。別急壞了。就是不去講他。也算不得什麼大事。繼英道。伯母不相干。又對衆人道。唉。終恨我沒有幾張嘴。天文的詳細。是現在來不及講。現在且把那太陽月亮地球星點比較起一個大小來。你們且不要驚駭。以後講起天文。我自然來還你們一個實在。你們須要知道。譬如把地球算做一顆豌豆。那月亮有幾多大小呢。月亮就是一顆喂雀子的細米。那太陽有幾多大小呢。春桃笑道。也是一顆細米。繼英道。且不要開頑笑。我是正經的。据着書本講的。只不是跟着鄉裏人一般。擎了飯碗。靠着柴堆。說說大話的。你道這太陽有幾多大呢。太陽便有一個五斗米的栲栳大。春桃把舌頭吐了出來。幾乎縮不進去。范夫人呵着道。春桃別鬼頭鬼腦。讓王小姐講古董。他的



小腹中藏着許多書本。却不是輕易亂道的。繼英接說道：星點有幾多大小呢？除了行星，都比太陽小得許多許多。還有比地球都小的。至於千千萬萬的恆星，都比太陽大得多倍。好多倍。恆星裏面一顆最光亮的，叫做天狼星。我們在正二月裏的黃昏，遇着天氣清朗，星斗滿天，向南方看去，就有一顆極亮的大星，靠着人家屋脊上，掛在天空。雖沒有那太白金星的光亮，也就亮得利害。就把這一個天狼星，來同太陽比較。你想他有幾多大小呢？大也不算大，小也不算小。把四隻容納五斗米的拷棧合起來，剛剛是他的尺寸。四隻拷棧合起來，那就像兩隻七石缸對合着的樣子。說罷，又把手指輪着，從新數起一遍道：

月亮是一顆細米。

地球是一顆豌豆。

太陽是容納五斗米的拷棧。

天狼星是對合的七石缸。

你們閉了眼睛，想着一想，便曉得那天空裏是大得不可開交了。衆人聽到這裏，都驚得呆如木雞。張少雲却像聽得狠有滋味的，儘把頭點着。錢小姐止是不叫聲，但

也不敢辨駁。繼英又道：爲什麼把對合的七石缸看成金橘，把細米同粳粍却一般的看做五寸盤大小呢？這個道理是大家懂得的，因爲遠了便看得小，近了便看得大。那天狼星的遠近，如果將千字萬字的數目字計算起來，恐怕連嘴也算得很酸。所以我們且等講着天文，慢慢細算。現在且把太陽同月亮的遠近比較一番。然後可以把我們所講吸潮水的吸力從新講完。太陽與月亮的遠近，是容易比較。譬如地球離開月亮算有二尺四寸，那地球離開太陽便是九十三丈。他們的遠近如此不同，所以把小的大的都看做一樣大小了。衆人聽了都點着頭。繼英道：且慢，還有一個道理，就是才剛所說地球同太陽的關係，太陽同月亮的分別，這也是緊要。你們又須知道，太陽太陽不是什麼一件大東西，他就是千萬個恆星裏面的一個小恆星。錢小姐聽了此言，不由自主的怒氣衝衝道：小姊姊，繼英却不等他說出什麼，便攔阻道：好姊姊，我知道的。這句話我們定有一番口舌。然而現在不講天文，且聽着這個題目，待後來再爭。此刻對不起，請我的好姊姊姑且忍耐片刻，無論如何讓

小妹自由的講着幾句。因爲我們要講完那吸潮水的道理是更緊要。錢小姐笑了一笑。點點頭道。如此請你自由的講罷。曾兆榮便劃起一根洋火。吸着一斗香煙。口中道。有味有味。這位王小姐所講的。却比西遊記好聽。古人說得好。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現在索性連天上的事情。都一齊懂了。繼英道。太陽是千萬個恆星裏面的一個小恆星。如此千萬個恆星。也就各自各都是一個巨大的太陽。凡天上千千萬萬的太陽。都不是乾圓潔淨。一個止歸一個。他的旁邊。各有些嚙嚙嚙的小東西跟着。那跟着千萬恆星的小東西。因爲離開我們太遠。他們的本身。好像就是天狼星。他比太陽大了四倍。還不過看成一顆金橘。他的跟隨的小東西。還如何看得見呢。惟有太陽這顆小恆星。離得我們極近。所以跟着太陽的小東西。都可以看見。跟着他的小東西。到底是那幾件呢。繼英笑着道。我們的地球。就是內中的一個。地球之外。還有金木水火土的五個行星。還有新近一百五十年以來。查出的大行星兩顆。小行星五百餘顆。還有無數的彗星。俗語便叫做掃帚星。還有許多在天上飛

來飛去的流星。俗語又叫做移星。我們若粗俗的比方起來。譬如太陽算做父親。我們地球同着大小行星。以及許多的移星掃帚星。便都是他的兒子。兒子又有兒子。便是孫子。這自然大家知道的。大家聽了。忍不住的都笑了起來。繼英也笑個不休。帶笑的接說道。各位行星的兒子。以後再講。我們地球有一個獨子。便是月亮。我們地球在行星中。排行第三。是位三少爺。那月亮便是這太陽老爺第三房的一位孫少爺。這種孫少爺。講天文的。替他起個名字。叫做附星。也可以叫做衛星。都是說他跟着行星的意思。范夫人聽了。笑得眯齊了眼睛。拉着繼英的手。說不出什麼。單說道。便是只個妮子。會教人發笑。繼英道。太陽既是個恆星。便也權且可以算是一個不移動的東西。凡有子星。便繞着父星。走那鴨蛋式的圈子。凡有孫星。便繞着子星。也走那鴨蛋式的圈子。所以我們天天看見太陽東升西沒。實在是我們地球向着太陽移動。並不是太陽向着我們地球移動。我們看見月亮。也是東升西沒。實在是他也移動。我們地球也移動。並不是單單他一個移動。錢小姐聽了。又忍不住要想

辨駁。剛剛說了一個小字出來。繼英早對他笑吟吟的瞞了一眼道。終得讓後來再爭罷。一面滔滔不絕的講着道。凡是光亮。大都止有父星才有。所以千萬個恆星的光亮。自是真實的。至於子星。孫星。都大半自己沒有光亮。借着父星的光亮。反照出來。任他太白金星那樣光彩。月亮這種清明。都是借着的太陽光。好比一面鏡子。對着一盞洋燈。便把那面鏡子。看成月亮一般。我們看月亮。若是他與太陽對面。我們就看成一個絕圓的鏡子。這就是月半十六的月亮。他若背皮對了太陽。我們就不見他的光亮。這就是到了月底。大家以爲沒有月亮。以外種種不同。他邊上對着太陽。我們就看做月牙。他半個對着太陽。我們就看做半月。錢小姐聽到這裏。却點頭道。這幾句話。或者定有這個道理。所以幼學瓊林上亦載着道。日與月對曰望。繼英也點頭道。這本來一點不差。現在我們可以把那吸潮水的吸力。講完他了。不是潮水有大潮小潮的分別麼。賈老二道。這何消說得呢。這是在潮水河裏使船的。個個知道的。繼英道。那麼。請你們告訴大衆。什麼日子是小潮。什麼日子是大潮。曾兆

榮搶說道。初二三同着十七八。慣常是大潮。其餘的日子都是小潮。但小潮的力量。亦是有大有小。各各不同罷了。繼英道。對了。爲什麼初二三同着十七八。那潮水便大起來呢。

因爲初二三是月亮的背皮。剛剛對過了太陽。月亮與太陽同在地球的一邊。成了一個（太陽）（月亮）（地球）的式子。月亮在中心。太陽地球各在一邊。

十七八是月亮的面孔。剛剛對個了太陽。地球與太陽同在月亮的一邊。成了一個（太陽）（地球）（月亮）的式子。地球在中心。太陽月亮各在一邊。

總而言之。這兩個式子。都是把太陽月亮地球。弄到一條線上。於是他們各自顯出吸力。拚命的你牽我扯。好似學堂裏學生開運動大會。互相拉着繩索的一般。這個時候。把大家的吸力增加。所以吸得潮水比別天高了許多。過了這幾天。太陽與月亮。又各自參差起來。不同地球串在一根線上。吸力慢慢縮小。於是潮水也慢慢縮小。每到春分秋分的時節。月亮與地球。在鴨蛋圈上。又相離得稍近。譬如往日相離。

二尺四寸的。到那日子。止相離二尺二寸。近了那二寸。吸力更加增大。潮水就格外利害。所以八月十八的浙江海甯州。看錢塘江大潮。是天下聞名。只就是秋分大潮。信。那太陽的一分吸力。與月亮的三分吸力。長得最大的力量罷了。看起這潮水來。就可見得太陽月亮地球。各各顯出吸力。是明明白白教人看得見的。錢小姐道。那麼地球也有吸力。何以止有太陽同月亮。把地球吸起了潮水。地球就不能把他們吸些什麼起來呢。繼英道。如何沒有呢。照着算法算起來。吸起地球上潮水的。不單單是太陽同月亮兩樣東西。就是許多行星。也助着力量。不過助着的力量。極其微細。粗淺的講起來。也就不必計算。好比吸潮水的力量。太陽止有一分。月亮却有三分。所以通常講解。大都止說潮水同月亮很有關係。把細微的就略過去了。你們想。那太陽是栲栳大的東西。因爲離開了地球。有着九十三丈。他的吸潮水的力量。倒還不及細米大的月亮起來。那就可見。把豌豆大的地球。離了九十三丈。去吸那栲栳大的太陽。就使太陽裏也有江海。地球的吸潮水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輪不到用。

算盤子去計算了。然而講起地球同月亮。他們父子兩個的關係。却鬧得大了。他們彼此相離。止有二尺四寸。把細米吸着豌豆。已能吸出了大大的潮水。可見得若把豌豆吸起細米。那吸潮水的力量。就大得利害極了。故爾講天文的朋友。把算學推考起來。月亮果真像從前最古之時。一樣也有江海。那就到了大潮信的時節。月亮把地球吸起潮水一丈。地球定要把月亮裏的潮水。吸起六丈。如何地球能不把他們吸起什麼來呢。黃興發頓時明白得了。不得忽然立起身來。向天上一看。說道。慢來。請問一件事。不知所問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論吸力兩類分六種 算空氣一寸十五斤

話說黃水手對着王繼英小姐道。王小姐所說月亮離着地球。有二尺四寸。乃是比方起來的尺寸。他們相離的真尺寸。你能說給我聽麼。繼英道。這容易的事情。我來告訴你。他們相離的真尺寸。是七十二萬里的光景。若有人要從地球上行到月亮裏去。譬如也坐了這隻海晏輪船。每晝夜算是走得二千里。天津到上海。是三日三



夜地球到月亮是三百六十天。剛剛整走一年。興發道。我明白了。還要請問你。地球實在的大小。是如何說法呢。繼英道。你從前向東向西。兩次環游了一個地球。不是說走過八萬多里麼。那地球外面一圈。照講天文的算起來。正就是七萬多里的光景。因爲你不是筆直走的。所以略略多走了一點。向來學堂裏小孩子的算法。圓圈若是三寸。那對徑便算一寸。照此計算。現在地球的圓圈。算有七萬二千里。那地球的對徑。粗草的說說。便是二萬四千里。興發道。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便對着衆人。也像說慣大鼓書的。指手劃脚道。你們難道想不出麼。地球一個對徑。是二萬四千里。如此。他的中心算到地面。就是一萬二千里。這不是容易明白的麼。鄭亞四同春桃齊聲說道。這自然容易明白。興發道。止要你們明白得。便就一樣明白。樣樣都容易明白了。這就叫做一法通萬法通。你們想麼。那一股吸力。從地球的中心發將出來。西洋的牛敦先生。叫他地心吸力。他遠遠的在七十二萬里。快船要走一年的地方。還能把月亮裏的潮水。吸起了六丈。地面止離着一萬二千里。快船止走六

天差上六十倍。那地面上的吸力。他的大而無比的力量。還有數目算得清麼。區區這一點的海水。幾間的房子。同着若干的活物。够他一吸麼。還有一樣東西。會吸不住的麼。所以無論什麼物件。凡是近着地面的。就沒有一件不吸到地面上去了。我想道理應該如此。不知到底說錯沒有。黃興發話未說完。先是賈老二稱贊道。黃老哥的說話。是狠有意思。衆人亦似乎個個以爲他說得有理。惟有馮伯始同王繼英小姐。乃詫異得了不得。馮先生不由自主的拍起手來。且說道。黃大哥。我也要同那香山縣的秀才一般。翹起了大拇指。稱贊你一句。你真是一個大人物了。曾兆榮把黃興發的背上亂拍了幾下。開着頑笑道。老黃。你可以回家造一個牌坊去了。上面是三個大字。叫做大人物。石柱上是刻一副對聯。叫做禮拜良心教。環游地球家。馮伯始又道。好對。你們廣東差不得多的人。都通一點文墨。我們北方。就可憐得狠。惟有我們只位賈二哥。他現在雖然吃着水面上的飯。他却也提過考籃。考過通州州的小考。所以地才剛談論。還用着超等第一名的字眼。忘不了當年的舊事。黃興發

同賈老二都帶着羞澀的樣子。不好做聲。繼英道：才剛我們那位鄉親的一番議論，真是奇怪得利害。就是那西洋的尋常讀書人，也不能明白到如此地步。可見得天地間的真理，止要依着道理想去，無有不合。但可惜要成功一種學問，便是要許多真實的功夫。好像如算學物理試驗測量之類，終不能不到學堂用功。不然連那日月的尺寸，相離的遠近，都算不出。如何能頭頭是道的想去呢？所以一個國裏，學堂不開不興旺，就把無數聰明伶俐的天才，埋沒了。不能成功人物。譬如像牛敦先生一般，他若沒有圓橋府大學堂，把他教着，便止好在鄉下耕田。就算遇着蘋果掉在地上，也想得着地心裏有什麼吸力不吸力。他就沒有那種算學，能算得清楚。可以叫一切學問家，個個服辣。倘使只位老鄉親，也能進得圓橋府大學堂，安見得也不是一個牛敦呢？曾兆榮對着黃興發道：老黃，你可知只圓橋府麼？這一個府城，就離開倫敦不遠。黃興發道：不遠亦就奈何？我們連半個西洋字都不識。難道也像牛先生，可以請母舅送我們去入學麼？現在閒話少說，且請王小姐把那地皮上海水不翻。

房屋不倒。活物不掉落。天空的緣故。從新說個明白。繼英道。只還要再說麼。就是你才剛那幾句話便够了。在七十二萬里之外。能把月亮的海水。吸起六丈。自然在那一萬二千里的地面。把一切小東西。吸得貼貼伏伏。穩穩當當。儘管在天空裏千轉萬轉。也決不至於有一樣東西掉落。春桃道。但是。你們說起海水。王小姐說他是極薄一層。那黃大哥又說一點的海水。未免說得太過。便指着浩浩涯涯的海面。對着范夫人問道。太太。你想這種怕得死人的大波浪。如何算做極薄一層。又如何可以口輕的說他是一點兒呢。范夫人笑道。丫頭倒會作梗。但王小姐他有書本。我們聽着講講罷了。只是大家講講空閑的。作什麼準呢。繼英正想開口。却是錢小姐搶着道。伯母。講空閑。倒決不是講空閑。至於喚那海水。喚做極薄的一點兒。若照他們講起的地球尺寸。我想就是叫他是極薄的一點兒。亦不爲過。便問繼英道。小姊姊。你見多識廣。你知道最深的海水。有幾多深呢。繼英道。姊姊不必謬贊。小妹是年幼無知。不懂得什麼的。不過把幾本學堂裏書本。胡亂背着罷了。若說海水的深淺。有人

在太平洋裏最深的區處量過。便是三萬尺。折算起來。大約十六里。錢小姐道。如何。伯母。你去想罷。一邊的尺寸。是二萬四千里。一邊不過十六里。若小小的比方起來。地球的圍圓。算做一張大圓桌子。大圓桌這麼的一個大木球。要算二萬四千里對徑的地球。如此。那十六里深的海水。至多算着一層最薄的玻璃。貼在球面上。也就了不得了。你想。這還不能喚做極薄的一點兒麼。范夫人道。恐怕是的。小姐的比方。通達得利害。春桃道。原來如此。十六里深的海水。既然止能比着最薄的一層玻璃。乃幾丈高的房屋。自然連竹衣也比不上一張。我們五六尺長的人。簡直連最細最細最細的灰塵。都比不上。現在我才十分的明白。如果把圓桌大的一個大木球。外面抹了一層極薄的水。又夾着多少眼睛都看不見的細灰塵。不要說還有吸力。就是沒有吸力。也儘你去千轉萬轉。側過去。側過來。都不緊要了。因此又對着繼英道。好小姐。到底是這麼一個情景麼。繼英連連點頭道。你想得一些不錯。就是這麼一個情景。但是。大木球是並無中心的吸力。抹着薄水。沾着灰塵。乃是另有一種吸力。

所以往往吸不住了。就把一點水。或一點灰塵。撒開來。掉到別處去了。倘使地球也像如此。豈不危險極了麼。幸虧地球是有中心吸力。凡在地面上的東西。是決決不會失錯的。萬一掉了出去的。你們想來。都以爲我們的人。自己愛動便動。毫不受那地心吸力的拘束麼。若細細一想。便要大笑起來。我們的人。簡直就像牽線的木人。地心吸力。便像幾千幾萬看不見的虛線。把我們通身牽住。有時我們自以爲勇猛得利害。發了狠。往上一踊。居然到了空中多少尺。不料你剛剛上去。那吸力的虛線。繫在我們腳上的。隨即拚命的一拉。撲帖託。把我們掉了下來。我們上床睡覺。有時剛剛睡下了半個。上半個還沒有睡下。一不留神。那吸力的虛線。繫在我頭腦上。肩膀上。背皮上的。早又把我們撲帖託。拉將下去。後腦骨都在床欄上撞得一個發昏。大家聽到這裏。真個都大笑起來。繼英又道。我們把兩隻手伸直了。做起一個十字架的式樣來。爲什麼伸了半天。手就酸痛得耐不住呢。因爲就是那吸力的虛線。繫在我們手臂上的。他拚着命要把手臂拉下去。我們也拚着命不讓他拉下。可惜我

們小小的力量實在有限。用得乾淨了。自然就酸痛起來。然而那吸力老爺。終是拉一個不歇。我們就只好嘆一口氣。讓他拉了下去。還有一件好笑事情。請了十八個畫師。也畫不出那種情景來。就是我們的跑路。我們跑一步。簡直就是硬把腳來將這吸力的虛線。往上提着一提。跑了幾千步。無異提了幾千回。提得我們的小小力量。一齊用盡。大家不會細想。却單單叫做一個走不動。實在原是提不起。所以偶然也有人說着。我累得利害。我的腳提也提不起了。并且有人害着病。沒有了力氣。亦說提起腳來。重得利害。其實果真把這提也提不起的一句常言俗語。形容着地心吸力。就明白得透透澈澈了。賈老二道。這麼說來。我才剛恐怕海水要倒翻。房屋人物要掉落。真是過慮了。錢婉小姐也說道。原來現在的人。在那裏這樣的左思右想。想出那許多新花樣。道理是的確不錯。但是小姊姊才剛說那大木球沒有中心吸力。外面抹着水。沾着灰塵。是另有一種吸力。請教那吸力到底有着幾種。繼英道。吸力吸力。就是說有一種力量。能把一切東西。或者互相吸住。或者吸在一起。粗粗的

分別約有六種。兩種是遠開了接近了。都能互相吸着的。四種是止能彼此接近了。方才大家吸住的。我們先把前兩種來講起。

第一種就是從太陽月亮星點地球各自發出來的中心吸力。這個吸力他是講着遠近大小。吸法各各不同。或者如太陽月亮星點地球。互相遠遠吸住。大家都拋在空中。或者近得利害。小得利害的東西。好比如地面上的海水房屋人物。就緊緊的吸在一起。

第二種就是電氣同着吸鐵石。電氣是現在沒有東西在這裏試驗。講他狠費事。至於小小的試驗。你們想來也聽見過。現在小學堂裏的學生。常說用一塊火漆。把絨布擦得極快。就生出電氣。可以吸起燈草。說到吸鐵石。那就容易講了。吸鐵石的官名。叫做磁石。常看見走江湖的喊賣吸鐵石。上面吸了許多鐵屑。還有遇着磁氣的引線。能針對針吸在一起。這就是接近了吸住的道理。又看見人家水烟袋上。往往掛起一個指南針。風水先生的羅盤裏亦有一個。指南針就是磁針。



他永遠一頭朝南。一頭朝北。這是因爲南邊北邊都有吸鐵石的祖宗住着。名字叫做磁極。他就被磁極遠遠的吸住罷了。而且我們廣東很多賭錢鬼。把賭錢的骰子。灌了鉛。能隔着桌子盤子。將吸鐵石把他吸住。這都是遠開了也能吸住的道理。

兩種的吸法。雖然相同。他們的分別。就是電氣同吸鐵石。都止能吸着幾樣特別的東西。不是件件都能吸住。所以斷定他與地心吸力。彼此不同。那四種接近了。方才大家吸住。到底又是什麼許多呢。說起來。都是平常得了不得的。

第一種是膠黏的吸力。就是那樣東西。黏在這樣東西的上面。有用媒人黏起來的。有自己互相黏着的。譬如把一張紙。貼在壁上。就用漿糊來做一個媒人。這是有媒人黏起來的。又如那圓棹大的大木球。上面黏着一層薄玻璃一般的水。這是水與木球自己互相黏住。不用媒人的。還有許多細灰塵。也黏在木球上。這就也有媒人。不是有水來做着媒人。就是有溼氣做着媒人。那灰塵才能與木球

黏着。

才剛那位姊姊問我。木球上吸住水同灰塵。到底是什麼一種吸力。就是這個吸力。與地心的吸力。是全然不同。錢小姐笑道。這是黏在那裏。小孩都明白的。也用得着叫做吸力麼。繼英正色道。世界上的東西。天天看見。就叫做平常。難得知道。便叫做希奇。其實若把件件東西。都細心的推敲。一推敲。便見得平常的也會希奇。希奇的也是平常。所以現在人依着孔夫子知之爲知之的法子。把眼前的東西。都分別得清清楚楚。於是分類的推廣出去。倒把很難懂的東西。也懂了許多。就是把一張紙貼在壁上。也鄭重其事的算做吸力。粗粗的看來。沒有一個不發笑。那知將各種吸力比較起來。方才覺得此吸力與彼吸力。各各不同。就把許多緣故。弄了一個清楚。錢小姐點頭道。這些話很有意思。請你把那些吸力說完了再講。繼英就接着道。

第二種是結合的吸力。就是那樣東西。攪和了。膠黏在這樣東西裏面。有同樣的東西。天然結合的。譬如一塊木頭。就是許多木屑的質料。從天然生長的法子。結

合在一起。亦有不同類的東西。攪和起來。方才結合的。譬如木頭成了木屑。若把膠水調在裏面。也可以做成一個木屑球。這就是木屑同膠水攪和了結合的。一切做麵餅。調灰泥。都是這個吸力。這第二種的結合吸力。同第一種的膠黏吸力。在原来的道理上講起來。本是沒有分別。因爲他的吸法有些不同。所以學問家把他分做兩種。講說的時節。可以便當一點。

第三種是細絲的吸力。凡許多細絲。成了孔縫。都能把水一般的東西。吸向裏面。譬如面布的稍頭。拖到水瓶裏去。不多一刻。可以把半塊面布。弄得很溼。又如潑了一些酒脚。取張火紙。把他收吸。頓時收得精乾。這都是細絲吸力的力量。

第四種是親愛的吸力。這是那樣東西。與這樣東西。彼此性質相合。就遇着了緊緊的連合起來。這種吸力。是西洋人把他造成化學。就是把水銀燒了。可以變成昇藥。古時候拿仙法騙人的。叫做燒丹。現在最粗淺的講起來。爲什麼手上了油膩穢垢。終洗不去。用些肥皂一擦。就馬上洗去呢。這就因爲油膩穢垢。本來用

第一種膠黏吸力。黏在手上。等到擦過肥皂。肥皂同那穢垢。大家有親愛的吸力。彼此緊緊的連合去了。然而肥皂的膠黏吸力。大不如這些穢垢。所以用水沖洗。頓時與手分離。此時穢垢同手的膠黏。遠不及同肥皂的親愛。也就跟着肥皂。一同下水。這就是親愛吸力的最容易明白的。又如把一把木刀。一把鐵刀。都放一滴水。過了半天去揩抹。木刀上的水。一揩便去。那鐵刀上已經成了一點黃斑。這就是因爲水裏有樣東西。他與鐵有親愛的吸力。兩樣東西相遇。彼此連結。早已變爲鐵鏽。所以成了黃斑。不容易頓時拭去。這種親愛的吸力。我們都不去理會。因此遇着西洋人用化學法子做起來的東西。便疑心他們另有一種妖術。其實世間千千萬萬的東西。皆是八十樣原質料。仗着親愛的吸力變化起來的。近來這一兩百年。就是把這觀愛吸力。同那地心吸力。弄清楚了。我們人類的力量。便增加了許多。所以這種種吸力的分別。是不能看做等閒的。

春桃急急的插口道。是了。我想在北京的時節。街道的齷齪。一言難盡。晴天便是一

隻香爐。雨天便是一隻醬缸。在下雨天氣。出門去購買東西。有時大塊的泥漿。濺了一身。那灰泥結成大塊。大約便是第二種的結合吸力。他能沾在衣服上不掉。大約便是第一種的膠黏吸力。衣服外面濺了大塊泥漿。衣服裏面變成精淨。大約便是第三種的細絲吸力。候着泥漿乾了。時而用毛刷刷着。毫無斑痕。這大約就是沒有第四種的親愛吸力。時而那衣服的顏色不對。泥漿拭淨了。却留着一塊斑痕。這大約有了親愛的吸力。好小姐。可是這個緣故麼。繼英連忙答應道。你真聰明極了。講得清清楚楚。那衣服的顏色不對。留了斑痕。大都就是有一種顏料。多浸了水。他便與水內的東西。生起親愛吸力來。那斑痕便是他們連結以後。變化着的新東西。春桃喜不自勝。連連點頭。錢小姐正要開口。春桃却又根問道。王小姐。我還想起一件事來。我在北京驛馬市大街上。常看見走江湖的醫生。他用火紙燒在竹管裏。合到病人的身體上去。那竹管便吸在身上。這種吸力。是歸到六種吸力的那一種上去呢。錢小姐笑道。我也正要問着這個。繼英搖頭道。這不相干。這不相干。大家聽了不

相干三字。便又個個驚異起來。繼英道：那火管黏在人身。明明大家叫做吸住。爲什麼我反叫做不相干呢？這因爲另有一個緣故。其中細微曲折的道理。雖說也話長。然而現在粗粗的講出來。也容易說一個明白。你們曉得千萬樣的東西。可以分做三大類麼？曾兆榮與賈老二先搖頭道：不知道。以外也沒有一個人開口。止有張少雲笑說道：前年有一位上海的京官問我。他說：你們開的是乾菓鋪。明明是賣着定質的東西。爲什麼又賣火酒。這是流質的東西。是有名無實。混雜得利害了。我便解說道：我們雖說是個乾菓鋪。實在本是一個雜貨鋪。賣買人是混亂提着名字。不比你們讀書老爺們。咬文嚼字。一點都不能含糊。那位京官笑道：你們乾菓鋪。實在是包攬一切。吃的用的。色色都有。天天上門投送。不許有一點賣買給別人做去。你們若鋪子開在西洋。定然還要賣着煤氣。這就是定質流質氣質。色色俱全。不虧算個雜貨鋪了。我那時節。不懂他那定質流質氣質的字眼。便說我的好老爺。別的小講。你把這些字眼教導教導我罷。他就欣然的指點起來。說：好像乾菓鋪裏的冰糖。

蘑菇。一切擗得着。包得起的東西。就與石塊泥土一般。都是堅硬的東西。這就叫做定質。你們的火酒。同着油。同着水。凡擗不起。包不來的東西。這就叫做流質。我所說的西洋煤氣。你是不知道。但是爐子裏出的烟。鍋子上蒸的氣。把手在空中搖着。覺得有些冷氣。這是人人知道的。這就叫做氣質。世間的一切東西。不是那樣。便是這樣。終不出三者之外。我聽着那京官的說話。倒很有意思。不知王小姐現在所問的三大類。就是這個定質。流質。氣質麼。繼英道。正是這個。凡是定質。除了幾件特別的東西。便大都比流質重些。凡是氣質。便大都又比流質輕些。地心的吸力。他把格外重的東西。就格外吸在下面。所以把定質的東西。好像石塊泥土之類。放下水去。地心吸力就把他們吸到水底下去。讓水浮在上面。除非如木頭草梗浮石之類。他們中間的空隙甚多。含氣極足。這是靠着氣質的力量。比起水來。分量反輕。因此乃浮在水面。但是你們以爲我們的海晏輪船。現在浮在黃海裏面。不會沈沒。全是因爲木頭造的緣故麼。這又弄錯了一點。因爲若把全船木頭的浮水力量。比較起船上

所裝的機器貨物人口。便斷斷浮不起來。故爾萬一不小心。船底裏開了一個大孔。海水就汨汨的灌將進來。船就馬上沈了。拿這個情形想起來。這隻船的浮在水面。並不單爲是木頭造的緣故。是盡爲裝了一般空氣。空氣比海水輕得許多。所以浮將起來。因此那鐵甲兵船。就是全船把論尺論寸厚的鐵板包了起來。也能穩穩當當的浮在水面。這個道理。本來容易明白。就是把一個泥土燒的細口酒甕。塞緊了口。他並不是木頭造的。因爲中間包着一甕的空氣。也就浮在水面。一萬年也不沈。若把這酒甕打出一個細孔。就同船底開了大口。水是不住的灌將進去。也便馬上沈下。這沈下的緣故。就因爲水把空氣趕了。酒甕是泥土做的。自然全然沈到水底。船雖是木頭造的。因爲吃不住船上的重載。也就跟着重載的分量。沈了下去。直要等到重載一齊在水裏拋散。單剩一個木頭的船壳。他或者從新的飄浮出來。什麼叫做空氣。這就是才剛張掌櫃所說。我們把手在空中搖着。覺得有些冷氣。這冷氣便是空氣。人同禽獸。在滿滿的空氣內生活。便同魚在水中生活。一般無二。水有多



少深呢。才剛說過了。最深的太平洋。便是十六里。空氣有多少厚呢。那就厚得多了。覺得着的空氣。約有一百五十里厚。還有不大覺得。實在綿綿不絕。就厚到六百里。這六百里厚的空氣。是通通浮在十六里深的水面上。他浮在水面。不至於沈入水中。就是他比水的分量。輕得許多的緣故。然而比空氣還有輕的。你道有沒有呢。這如何沒有呢。人人眼睛看得見的。就有爐子裏的煙氣。同着鍋子上的蒸氣。還有看雖沒有看見。耳朵裏常聽見的。就是西洋的煤氣。同着化學家所說的輕氣。黃興發道。對了。對了。我在倫敦城外的水晶宮。看見放着氣球。他們的氣球。都到煤氣公司裏去裝氣。彼時有位中國學生。他對我說。氣球裏面裝着煤氣。因爲煤氣裏就含着輕氣。輕氣便能飛向空氣的上面。我雖聽他如此說法。却不曾十分明白。含糊到如今。現在我聽王小姐說起。酒甕裏裝了空氣。空氣比水輕。便能浮在水面。就可見得氣球裏裝了煤氣。煤氣比空氣尤輕。自然飛到空中去了。曾兆榮道。老黃真是聰明透頂的人。把氣球同酒甕。兩相比較起來。這才叫明白得利害。氣球開了一個孔。叫

空氣把煤氣趕出。氣球就馬上掉落。這是人人相信的。惟有酒甕開了孔。是水把空氣趕出。馬上沈沒。那就十個人恐怕有幾個糊塗。因爲各人的老見識。看着酒甕浮在水面。不過以爲酒甕是空的罷了。那裏知道。中間有什麼空氣。不空氣。等到酒甕開了孔。不過以水是灌進去罷了。那裏知道有什麼空氣被他趕出。現在把氣球這麼一比。氣球能夠飛到空中。到底是什麼緣故呢。若說也不過是一個空球的緣故。既是空的。就不開孔是空的。開了孔也是空的。何以不開孔便會飛起。開了孔便會掉下。到這個地步。最蠢笨的小孩。也能回答道。開了孔。因爲出了氣。出的什麼氣呢。就是煤氣。那我老曾亦就可以回答道。酒甕開了孔。亦是出了氣。所以沈沒。出的什麼氣呢。就是出了空氣。所以被老黃這麼一比。才使得我明白到十分田地。我們的海晏輪船。現在這大海裏浮着。沒有第二個緣故。就不過是裝滿了一般空氣的緣故。黃興發同曾兆榮先後的說個不休。說一句。繼英便點一點頭。賈老二也非常得意。他想行了十幾年船。今天才曉得船的浮在水面。另有這個清清楚楚的緣故。錢

小姐開口道。裝了空氣。浮在水裏。裝了煤氣。浮在空氣裏。這個道理。想是不錯。但這些分別。同那醫生的打火管。有何關涉呢。繼英道。這是有大大的關涉。一面指着會兆榮道。才剛那位老同鄉。說起各人的老見識。看着酒甕。浮在水面上。不過以爲酒甕是空的緣故。那空的兩個字。真誤盡蒼生。因爲我們地球上的東西。凡有孔縫的地方。就必有空氣。那怕針眼大小的一點地方。也有一點空氣。現在西洋人因爲有幾件事情。要他沒有空氣。便做出抽空氣的器具。還有許多除空氣的方法。然而或者是十分除了九分。或者是百分除了九十九分。多少終有些留着。所以講學問的朋友。有句緊要話。說是世間的东西。沒有真空。但是就算十分不過空了九分。那比不空的時節。自然不同。你們有一件道理。終容易明白。你想空氣是氣。煤氣也是氣。大家都是氣。還有一個輕重。那十分空氣。除了九分。九分便是無氣。無氣便自然比什麼氣都輕了。除空氣的法子。在我們中國人人知道的。便有兩個。一個是打火管。一個便是口呼。我們的一張嘴。就可以算得一個最好的抽空氣器具。你們不曾看

見過小孩子把一個小口花瓶放在嘴唇上。啞啞的一啞。這瓶就連在唇上。不會掉落。有許多聰明小孩。還能用心的把他移過移過。移到面頰鼓上。還不會掉麼。春桃道。這是我亦會弄的。范夫人笑罵道。止有你這個丫頭。不習上。遊戲的事情。樣樣來得。繼英就問春桃道。這個不掉是什麼緣故。春桃道。這是我的嘴將他啞住。大約就是我口中的吸力。繼英道。你會移他到面頰鼓上去麼。春桃道。這是很容易。什麼不會。繼英道。這麼說來。你的面頰鼓。也會將他啞住。也有吸力。繼英不會問完。已是笑得聲氣都說不響。大家也大笑起來。春桃把笑忍住了。搖頭道。這麼一問。我就懂不得了。繼英道。倘使這個花瓶是破的。你能啞得住他麼。春桃道。不能不能。繼英就說我來告訴你這個緣故。你起初把花瓶放上嘴唇的時節。啞啞的一啞。就是把全瓶的空氣。十分啞去了九分。就好比把一個水瓶。用力一啞。把水啞去一般。這瓶沒有了空氣。他就能緊緊的連在肉上。爲什麼瓶是破的。就啞不住呢。這因爲我們才把瓶內的空氣啞盡。瓶子外面的空氣。馬上就從破縫裏鑽了進去。所以瓶內的空氣。

終咂不去。那瓶就終咂不住。當着瓶子連在你面頰鼓上的時候。你把瓶口的一邊稍稍的翹起一點。不是聽見唧咨的一響。那花瓶便隨即掉下。糜春桃道。這自然常常如此的。繼英道。那唧咨一響。便是空氣進瓶。這就彷彿你把口中的氣吹入瓶中。也有響聲。空氣一進瓶。瓶就連不住了。所以這個口呼之法。是無異用抽空氣器具抽盡空氣之法。那打火管便微微有些不同。打火管是趕空氣的一種。因爲空氣經着火燒。他就馬上漲大。分量輕了許多。隨即上升。打火管的醫生。他把一張火紙燒着了。丟入竹管。那全竹管的空氣。受這火紙的燃燒。一竹管的氣就漲成了幾竹管大小。裝不盡的。一齊向竹管外走出。飛往空中。單賸了一管極薄的熱氣。此時趕快的向病人的肉上合着。合了之後。火也息了。氣也縮了。然縮着的氣。便十分止賸了一二分。所以也就緊緊的連在肉上。那七八分的空氣。是怎麼樣沒有的呢。就是火燒的時節。使他身體漲大了。趕出去的。所以叫做趕空氣法。這趕空氣法。也是很用的一個妙法。不但打火管可以治病。就是現在出門人。不是常帶些罐頭食物。

可以經久不壞。黃興發道：是的。我們行船的全靠這種食品。外洋生意很大。現在是我們中國各處都能自己製造了。這到底用些什麼藥品。有毒沒有毒。繼英道：沒有。沒有。大都也不用什麼藥品。就用一個趕空氣的法子。因為有了空氣。空氣裏便有一種變壞食物的微蟲。所以趕了空氣。沒有了這種微蟲。便永遠不壞。他的粗淺法子。就是把燒好的食物。放入馬口鐵罐內。一齊釘好。單單留着一個小孔。於是放入蒸籠。再把他蒸熱起來。等空氣漲大了。一齊跑出了小孔。於是再把小孔釘好。這個法子。與打火管雖覺截然不同。但道理却是一樣。都是趁熱把空氣趕出便了。錢小姐道：趕出了空氣。那火管同花瓶如何會連在肉上不掉。這個道理。我又想不明白。繼英道：平空想起。一時是很難明白。多虧這一兩百年以來。西洋出了許多細心的讀書人。把一樣一樣的法子。都試驗過來。然後一法通。就萬法通。才把許多眼前的古怪事情。件件弄一個明白。現在別的且慢說。先把這火管不掉。却並不是六種吸力的緣故。講清楚了。火管打在肉上。如何會不掉。才剛說過了。是因為除去了中

間的空氣。如何除去了空氣。便會不掉。這就是外面空氣將他推住的緣故。錢小姐搖頭道。還是不曾懂得。繼英道。不要性急。我來細細的講起。姊姊就自然有些明白。不是才剛說過麼。覺得着的空氣。厚有一百五十里。空氣既然可以論一個輕重。便自然必有一個分量。有人精細的算過。譬如一寸見方的空氣。其高一百五十里。做起一根空氣柱來。這根柱着在東西上。他的分量。就大約是十五斤。無論什麼東西。四面八方。凡是遇着空氣的面子。在上面有一寸。就有十五斤空氣的力量壓他。在前後左右。有一寸。就有十五斤力量推他。在下面有一寸。就有十五斤力量擡他。如有一樣東西。四面八方都有空氣。便上壓下擡。左右前後。互相推抵。四邊的力量。彼此抵銷。却就見不出空氣有甚力量。譬如現在那火管。燒去了空氣。他着肉的管口。算有一寸見方。這一寸無空氣的一面。便失去了十五斤空氣的推力。再用極蠢笨的解說。解說起來。譬如這個火管。算他長是兩寸。底口都是一寸。共是六面。下面的兩寸。有三十斤擡力。上面的兩寸。便有三十斤壓力。這就算彼此抵銷。前面兩寸。有

三十斤推過去的力量。後面兩寸。也有三十斤推過來的力量。這就也算彼此抵銷。惟有底面一寸。有十五斤力量。向管口推着。管口却沒有了空氣。一點也沒有力量。向管底推將過去。這豈不是現現成成。被管底的十五斤力量。將火管推住在肉上。一動都不得動麼。假使那火管本來的分兩。或者重過十五斤。那管底十五斤的推力。推他不住。也就掉下。可憐那火管止是一個竹管。不但沒有十五斤。并且沒有十五兩。你想如何不受這十五斤的空氣推力。推得帖帖服服呢。所以叫做這是外面空氣把他推住的。錢小姐聽了。不覺的點起頭來。繼英又接說道。我們打了火管之後。若用足了力量。過於十五觔。這火管也就馬上被我們摘了下來。但是。手中要提起十五斤的力量來。也就很能覺得鄭重。所以每逢火管初打上去。連得十分結實的時候。若要對直的把硬摘下來。非但肉上必然牽痛。而且便覺得力量非常利害。因爲無異就把一塊十五斤重的石頭。在牆壁上摘下罷了。既然這肉上打着火管。口上嘔着花瓶。都是空氣推住的緣故。那就與吸力全不相干。與空氣便大有關係。



春桃正想插口。錢小姐早將繼英的小手拉住。贊着道。我的好妹妹。你真是一個高才。給你這麼的一說。這才清清楚楚。繼英方要謙遜幾句。忽然曾兆榮大驚小怪的喊道。我想起一件怪事來了。不知什麼怪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倫敦戲法說明真空 紐約電報證定時差

話說大家聽見曾兆榮想着一件怪事。便幾十隻眼睛相着了。聽他說出曾兆榮道。從前我在倫敦。有一天我們的表兄從廣東新到。陪他到一個串雜戲的戲館裏去看戲。那天所做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新戲法。到了結末一齣。便是在天花板上倒走。有一位三十多歲的白面書生。身上是穿着緊緊束束的古裝。到檯前說了幾句。檯中間有一座銅架。他聳身的一躍。就把兩手把着架上的銅條。兩脚倒豎起來。兩脚的鞋底上。都有像一張荷葉大的東西。隨即將那荷葉大的東西貼住在天花板上。於是便將下面銅架取去。兩手又在腰間。一個人便簡直的懸掛在天花板上。大家剛要拍手。忽然見他將屁股一挪。兩膝左聳右彎。便在天花板上。東面移到西面。

南面轉到北面。直截如滑冰的一般。倒走得一個不休。那四面的拍手聲音也就大鬧了一陣。最後便仍舊移到中間。下面的銅架。又擡了出來。他兩手握著銅柱。輕輕的把那腳底上的荷葉。離開了天花板。翻了一個筋斗。依然跳到檯前。笑嘻嘻的向人點頭稱謝。大家又拍手了一陣。從前議論紛紛。有的說那荷葉大的東西。上附着電氣。有的又說中間藏着機關。還有說那倒走並非倒走。是用幾面大鏡子。對好了方向。反照出來一個倒影。然而都是猜想罷了。他的真實方法。至今還沒有人知道。現在王小姐講起了空氣檯住的道理。或者那個天花板上倒走的戲法。也與空氣有甚相關。繼英大喜道。那倒走的戲法。你真正是親眼看見的麼。曾兆榮道。這如何不真呢。我的表兄。現在正在長江輪船上做工。我們到了上海。一定可以遇見不信的說話。還可以請他來作個見證。繼英道。你說看過。就是看過。還要問做什麼呢。我請問你。這位戲子的名姓。你知道不知道呢。曾兆榮初時搖頭道。不會知道。我們又不識西洋字。那裏去管那戲子的名姓呢。忽然又說道。慢來。別的却斷斷不會知道。

惟有這位戲子。我現在想起了當時的情境。他的名姓。却能知道。你道爲什麼呢。因爲我們那天看完了戲。回到蘭墨霍斯街。逢人便將這個戲法。向他講說。就是一位老倫敦的寧波王老板。他說原來就是三子的天花板上倒走麼。這是大有名氣的。我聽着三子兩個字。這個名姓。剛剛同我們家鄉小戲班裏一個小丑同名。所以我就常常想得起。忘他不了。繼英點頭道。是了是了。既然就是三子。我求講與你聽。他的倒行法子。真是有名得利害。所以就有一本講學問的書上。也把他這齣戲法。詳細寫着。這個戲法。正與空氣有着關係。你道三子脚底裏連着一張荷葉大小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並沒有電氣。亦沒有機關。那是一張乾乾淨淨的牛皮罷了。這張牛皮是浸得希溼。他把這牛皮踏上天花板。牛皮便帶溼的貼在天花板上。於是輕輕把脚底一抽。中間空起了一塊。四邊還是貼在板上。那中間空起的地方。便是真空。止要這個真空。有十寸的大小。就有一百五十斤的分量。能被外面的空氣擡住。連在天花板上。決決不掉。十寸的真空。止要三寸多見方的一個窟窿。有那荷葉大。

的一張牛皮。要把中間凸起三寸多見方的一個窟窿。這不是難事。所以一隻腳的力量便可以不掉。右腳連住之後。再把左腳連住。等左腳連住了。却把右腳將窟窿踏扁。牛皮又可移動。就移到別處一步。然後從新提出窟窿。再將左腳移動。移去移來。就是在天花板上倒行。這道理很是平常。但是倒掛了。不會難過。而且在牛皮上要提出窟窿。那番工夫。却要費得不少。所以練成一個三子。很非容易。曾兆榮道。原來如此。你這位小姐。真是見多識廣。幾萬里路外頭的事情。親眼看見了。反不如你在書上看得清楚。錢小姐也羨慕得利害。方知道單單讀了幾部幼學瓊林等。全不濟事。一定要繼英開一個書單給他。到上海買了。帶到家中去用功。繼英一面點着頭。一面又傷心起來。想起父親遇害。家中的書本。一齊失散。恐怕有些書。都是父親到外洋去買來。上海還不會有着刻本。所以又微微有些眼淚。含在眼眶裏。便把手巾拭着。此時大家都在那裏互相議論。王小姐的傷心。就沒有人理會。惟有馮伯始早已看出。也有些傷感。當時春桃却忍不住的問道。我本來還有一件疑難事情。要

問個明白。這地球既是圓的。如果把球這面的人。算是直立。那就立在球那邊的。定可以算做倒掛。我想那倒掛的道理。或者就是同蒼蠅能在天花板上倒走。是一個道理。現在聽見戲園子裏變戲法的。在天花板上倒走。却又說與打火管無異。關係着什麼空氣。那我又弄昏了頭。難道蒼蠅腳上。也有牛皮麼。并且王小姐說過。要倒掛了。不會難過。練起來。很非容易。如何那住在我們對面的人。天天倒掛了。也並沒有一個人覺着難過。大家聽到這裏。又個個定着神。要看王小姐如何回答。繼英要想馬上回容。喉嚨却咽住了。出不出聲來。馮伯始看見這個情形。趕忙代他回報春桃道。地球既然是個圓東西。那就四面的人。個個腳底向着地心。頭頂對着空中。你在這邊說我倒掛。我在那邊亦可以說你倒掛。不知到底那個該算做倒掛。就一世也分別不清。所以那倒掛與直立。應該另外有一個分別的法子。凡腳底向着地心。終歸叫做直立。如果把頭頂向着地心。方才叫做倒掛。你想那三子在天花板上倒走的時節。他的頭頂向着那裏呢。春桃道。向着地心。此時王小姐早已定了神。把那

痛苦父親的念頭暫時收束了起來。馮伯始見他喉嚨癢徐徐的整備健談。因此對着繼英道。還是你們細細去講着。說話好懂一點。繼英點着頭。又問春桃道。那麼你想住在地球那邊的人。算做倒掛。他們的頭頂都向着那裏呢。春桃道。向着空中。繼英道。他們的倒掛與三子在天花板上的倒掛相同不相同。春桃道。三子是頭頂向着地心。他們是頭頂向着空中。似乎有些不相同。繼英故意側着頭接問一句道。不相同。春桃還未開口。錢小姐插口道。這自然不相同。剛才已經聽得清楚。頭頂向着空中。不是倒掛。倒掛是一定要頭頂向着地心。但是細講起來。你在地球這邊。我在地球那邊。儘管你說我是倒掛。我說你是倒掛。分別是決然的分別不清。然而如果硬把我是算做直立。你就一定是個倒掛。或者硬把你是算做直立。我又一定是個倒掛。所以我的心上。終有些疑疑惑惑。繼英道。姊姊若拘着字眼想去。自然疑惑起來。從前在北京的時節。來往的姊姊妹妹。常常講到這個地步。他們的疑惑都是同現。在我們的疑惑一般。因此我就對他們說過。省得你來算我倒掛。我來算你倒掛。爭

論一個不清。索性說地球上的人。個個被地心吸住了脚底。個個倒掛在空中。亦沒有什麼不可。但是頭頂對着空中。比較起頭頂對着地心。兩個倒掛。顯然大不相同。所以在名目上。亦應該分別一下。把那脚底在地上。頭頂向着空中的。應該叫做天然倒掛。把那脚底在天花板上。頭頂向着地心的。就叫做反常倒掛。錢小姐不等繼英說完。便喜笑的接着道。這才明白了。賈老二也大聲插口道。我也明白了。春桃却笑了起來。有些搖頭縮頸的樣子。范夫人道。蠢丫頭。聽他們小姐談論學問。你什麼裝這鬼頭鬼腦。好沒一個規矩。春桃道。太太。你還沒有聽清麼。王小姐說。地球上的。索性都可以算做倒掛。那就把我們也倒掛了起來。我想起我們天天倒掛着。却一些也不難過。因此希奇得利害。我就忍不住笑了起來。太太你恕我的沒規矩罷。范夫人道。止有你這個蠢丫頭。偏會瞎想。王小姐是講着書本罷了。那裏真叫你這丫頭是會倒掛呢。你會倒掛。你的父親早來耍了你去。買給變戲法的了。繼英聽了。范夫人驢頭不對馬嘴的話。又不好笑他。只好笑吟吟的算做沒有聽見。春桃亦明

白太太的心中。是糊塗得利害。一點也沒有懂得是講些什麼。便呆着不做聲。范夫人笑道。你們只管講你們的。我止恐怕這蠢丫頭得罪了小姐們。沒有別的。繼英道。伯母好說。沒有的話。一面又問春桃道。地球上的人。個個算做天然倒掛。不會掉落。你一定是已經明白。這是地心吸力吸住的。春桃道。這自然已經明白。到十二分。繼英接問道。如此。你所奇怪的。不就是因爲人人是天然倒掛。就毫不覺得難過。惟有在天花板上倒走。變了一個反常倒掛。乃就立刻覺得難過起來。儘管本事練得同三子一樣。也止能暫時掛了片刻。決不能成天的倒着麼。春桃尚未回答。錢小姐要想開口。也來不及開口。却被曾兆榮搶着道。据我想來。就是這個緣故。有些奇怪。繼英又把個個人相了一遍。追問一句道。是麼。大家齊聲回答道。是的。繼英道。這很容易解說。這還是地心吸力在那裏作梗。我們若從簡便的講起來。你想。我們天天給地心吸力吸住了脚底。吸慣了。所以吸得腦子血管。五臟六腑。樣樣都有個一定的地位。譬如腦子是壓慣在頭骨裏。不是壓住腦蓋的。肺葉是向下面披着。不是向上



撲開的。忽然因爲腳上繫了牛皮。用抽空氣的法子。被空氣推住。倒立在天花板上。把頭頂向着地心吸力。賈老二不等繼英說完。便伸了一個手出來。說道。不容說下去了。明白了。明白了。然而賈老二尙未說出什麼。春桃又搶着道。那是了。那是了。頭頂向着地心吸力。頭頂裏的腦子。自然被這地心吸力。吸在腦蓋上。壓得緊緊的。胸前的肺葉。是吸得張張撲了開來。就把這兩樣一想。春桃說到這裏。把兩手向他自己的額角上按着。又把舌頭伸了一伸道。不容細說罷。一想那情形。就可以心上翻起來。覺得難過的。賈老二道。我也是這麼的意思。於是錢小姐同着許多人都點點頭腦的紛紛議論。方才知道地球儘管是圓的。地球上的人。儘管是個個算做天然倒掛。一則有地心吸力吸住。決決不會掉落。二則地心吸力。吸慣了我們的脚底。我們的腦子。血管五臟六腑。吸到同現在的模樣。早已吸得我們舒服。不去變動。他是決不會難過。難過的說法。就是變動了現在的老樣子。方才難過的。繼英聽他們噤噤嘈嘈議論了半天。就說道。你們所說的。都是又明白又清楚。現在我們把這個就

不容細談了。惟有那春桃姐所說的蒼蠅在天花板上倒走。我們還要講明了幾句才好。大家聽了這句話。便又個個定了神。聽王小姐開談。繼英道。蒼蠅倒掛在天花板上。與世界上的人倒掛在地球上。全然不同。止跟那變戲法的在天花板上倒走。却是一般。也要叫做反常倒掛。人同蒼蠅比較起來。身體上一切的構造。不相同的很多。那自然不必說了。況三子在天花板上倒走。是用兩個脚。頭頂向着地心。蒼蠅是用六個脚。背皮向着地心。他的難過。同不難過。也就各有分別。所以三子偶然變戲法。止好倒掛了片刻。蒼蠅便可常常倒掛。春桃點着頭。繼英接說道。至於問那蒼蠅如何會在天花板上倒走。我來講明白他。當初在京城裏。一天到人家去喝壽酒。講起地球是個圓的。便有許多。恐怕立在我們對面的人倒掛了。容易掉落。都有些不肯相信。却有一位姊姊。他幫我爭論。說是倘使有一個大木球。每每就能看見許多螞蟻。在球面上四散奔走。走到木球的下面。亦能不掉。我當時因爲在酒席上不能長篇大章的議論。便含糊答應了一句。現在我們是個個明白的了。地球是有

着中心吸力。把人吸住。木球是沒有吸住。螞蟻的吸力的。那個比方是全然錯誤。螞蟻在木球的下面倒走。正與蒼蠅在天花板上倒走。是恰恰相同。有人說那小蟲在東西上倒走。譬如螞蟻在木球下面倒走。是因爲木球有個毛面。螞蟻腳上又生着毛刺。互相切住。這個道理。我的見識不多。不好批評。就是螞蟻的腳。如何構造。我還沒有攷究過。惟有蒼蠅在天花板上倒走。並且他也會在木球下面倒走。就是天花板上鑲着最光滑的玻璃。他也能倒走得快慢隨意。這也就是空氣把他推住的緣故。他的腳上。雖然不是剛剛有着同荷葉式樣相同的東西。然而的確也生着抽空氣的機關。如果春桃姐真要問蒼蠅腳上。同變戲法的三子一樣。也有牛皮麼。我就可以權且的回答道。正是一樣。他六隻腳上。便有六張特別式樣的小牛皮。春桃聽到這裏。喜歡得了不得。不知不覺的跳了起來。叫道。呀。蒼蠅腳是這個樣子麼。范夫人笑道。你看這丫頭。又發瘋了。你止要小心服侍着王小姐。他胸中奇奇怪怪的典故。叫你聽不完的。春桃笑吟吟的。哈巴了面孔點頭道。到了上海。太太留王小姐一

同住着。不要放到舅老太太那裏去。那就好了。范夫人也點着頭。繼英聽了他們的問答。剛剛又要惹起傷感來。錢小姐突然的問着繼英道。好妹妹。但是我又生了疑惑。如何這小小蟲豸。却懂得抽空氣呢。繼英道。這是因爲千千萬萬年以來。從許多不知什麼樣的東西。慢慢變成現在的蒼蠅。他用得着這種抽空氣的東西。生在腳上。就居然生了起來。但不是一朝一夕的。從蒼蠅最初的祖宗。傳到眼前的子孫。那中間的變遷。不容易一句把他說明。錢小姐笑道。那麼。譬如我們腳上用得着牛皮。要想生長牛皮。也就慢慢的會生出來了麼。繼英道。如何不會呢。但是那如何生長起來。生成他要多少年代。那就繁雜了。一則要看大家的思想。切不切。到底是用得着麼。到底是沒有他不成麼。二則父想子想。祖想孫想。想得成功。十萬年亦不定。百萬年亦不定。錢小姐搖頭道。只恐怕又是海外的奇談了。繼英道。現在世界上種種色色的東西。都是這樣成功起來的。難道姊姊還相信真有一個上帝。把一樣樣的東西。特別各自製造成功的麼。繼英問了這一問。恐怕錢小姐又要不服。那就講到

旁處去了。開了那隻話箱。是輕易的不會了結。就又安慰錢小姐道。好姊姊。這個道理。小妹是有許多說話要講。譬如做小說的。要做一部小說。叫做上下古今談。那就要把這個道理。作為掉龍燈的夜明珠。我們若是有這時候。定然要細細講他一番。現在却要先把這抽空氣機關。講斷了話頭。再說。錢小姐道。這很好。繼英道。尋常的生物。生着抽空氣機關的很多。不但蒼蠅有那妙脚。頂容易看見的。還有螺螄。螺螄能把他的掩旋。黏在石上。是人人知道。他如何黏法呢。難道他的掩旋上。生着漿糊。是有了媒人。用那膠黏的吸力。去黏住的麼。錢小姐道。我知道了。當初我是真的。還以為他用着一個膠黏的方法。現在我來猜着。或者他那掩旋的作用。就彷彿是張牛皮麼。他中間微微凹下。難道那螺螄把掩旋。近到石上去的時節。是把中間弄凸了。使他沒有空氣。等到貼在石上。於是讓他凹下。這就做起一個真空。或者讓水。或者讓空氣。把他推住麼。繼英連連的點着頭。答應道。這還有一絲一毫不是的麼。你想他若用着膠黏的方法。到變換地方的時節。既要用力去揭下來。又要另外到別

處貼上去。豈不累贅極了。現在他有了這微微凹着的好掩旋。要脫下。把頭一項。馬上脫下。要貼上。也把頭一項。又把頭一縮。馬上貼上。豈不簡便麼。況且膠黏的力量。必然很小。風吹浪打。大魚來銜去。都容易脫落。危險異常。惟有那真空氣的力量。大得利害。小小掩旋上。能做成幾分真空。就有幾斤力量。那就尋常的一條大魚。休想銜得動他。豈不穩固麼。黃興發正吸着一斗煙。側了耳朵細聽。聽到這裏。把煙斗在船板上敲了幾下。笑道。這真奧妙極了。世界上的怪東西。並不要到遠處去看。如果能夠留心。樣樣都有些奇怪。繼英道。你這句話。意思就好得了不得了。譬如這抽空氣的機關。沒有說明的時節。是全不知道眼前的蒼蠅螺螄。竟有這種古怪的東西。若有點知道了。細細的攷究起來。方見得蒼蠅脚上有這機關。所有與蒼蠅相類的蟲豸。有這機關的。定然不少。螺螄掩旋上有這機關。方知凡是螺螄一類的東西。差不多都有這機關。與掩旋大同小異。所以常見的東西裏面。還有蛇的身體。也能做起真空。貼伏在高樹枝的下面。有人還說蛇有暗爪。藏在皮內。却不知道他的貼

住伏住全是抽空氣的作用。一留心起來。就覺着眼前的東西。會打火管的。不但是走江湖的醫生一個。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繼英道。難極了。我們講了半天。做書的定可以做上長長兒的小說三四回。講來講去。才把一個地球是圓的。講了一個分明。說罷。又把大家相了一遍。問道。我們到底還有些疑心沒有呢。賈老二與春桃不約而同的齊聲回答道。這樣的講法。還不明白。那個人便是泥塑木雕。一點靈性都沒有了。於是引得太太小姐們裏頭。亦有幾位。在那裏竊竊私語。彷彿說如此看來。地皮多分算着一個圓的爲是。張少雲更非常得意。立起來。走到船旁的欄杆邊。重新走過來。站在衆人面前。說道。近年北京的維新黨。開起了幾個新學堂。我到學堂裏去送貨。沒有事。在那教習先生房裏閑談。常看見他把在那裏看着教學生的書本。上面都說些天文地理。他們亦把這地皮是圓的告訴我聽。并且說你如果不信。你止要站在海邊。牢遠的望着來船。必定先看見他的桅杆。慢慢近來。就看見他艙面上的船棚。直到離得最近。方把船身等一齊看見。何以離得狠遠。止能看見桅杆。

這就因爲地皮是個圓球。海面是彎弓式的。離得海岸很遠的時節。我們站的地方。在弓背的這一面。那個船就在弓背的那一面。所以他的船棚同着船身。都被弓背遮住。惟有桅杆豎得很高。透過了弓背。所以被弓背這面的人。能牢遠的早早看見。我當時雖沒有機會。能到得海邊。自己親眼攷究。但想他們規矩矩的讀書人。況且又把他的書本在那裏教學生。一定沒有欺騙。就是到過海邊的人。定然不少。若欺騙了人。早已被許多人痛罵。如何還放這些書本。到處在學堂裏教人呢。所以單是這海邊看船的一個證據。我就早有點相信。地皮或者竟是一個圓球。後來又合着才剛所說的環游地球。那環游地球四個字。我聽見了好久。這四個字的名氣。是大得了不得。彷彿那個人能够環游了地球。就是走盡了天下。少雲說到這裏。大家都把黃興發看了一看。黃興發似乎有些得意的樣子。又有些忸怩的樣子。張掌櫃接說道。地若不是圓的。如何會環着了走去。在上面走起一個圈兒來呢。於是那地皮愈覺得有一個圓的影子。在我的心上。但是地皮變了圓球。拋在空中。如何不



會掉落。人在地球上。同那海水房屋。如何一齊倒掛了。也會不掉。那些道理。都不清楚。因此這地皮究竟是圓的。究竟是平的。便都不敢十分斷定。指黃興發道。現在環游地球的人。親身遇見了這一位。他曾經從上海向東向西。走過兩次。都到了大西洋。至於地球拋在空中。如何與天空的日月星辰。互相吸住。不會掉落。還有那人物。海水房屋。儘管一齊算做倒掛。如何都被地心吸力。吸得貼貼伏伏。萬無一失。才剛我們所講的千言萬語。再要詳細。也就決然沒有。於是我的心上。才弄得十分清楚。從此我就做起夢來。也必定把地皮夢做一個地球。不要說明明白白。張開了眼睛。站在地上。還會昏了頭。把地皮算做平的麼。曾兆榮跳起來喊道。我也是這麼一個意思。從此我就做夢。也把地皮夢做一個圓球。馮伯始忽然也立起來說道。正是。才剛我們的老表說起了海面上看來船。我却亦沒有到過海邊。現在這種天朗氣清。一個浩浩涯涯的海面。好像一面大鏡子。一眼看去。四邊都沒有。一些糊塗。我們正好來尋着幾隻來船去船。細細觀看。把那書本上的說話。考驗一個真實。說罷。先自

走到船旁欄干邊。向外張望。隨後張少雲與賈老二亦跟了過去。隨後錢小姐攜了繼英的手。春桃跟在後邊。也去靠着欄杆張望。索性范夫人也跟了去。立在那裏。把右手扶住了春桃的肩膊。黃興發同曾兆榮同說道。你們要尋海面的船隻麼。那就沒有我們的眼睛尖。容易尋着。黃興發對着山東的海面一張。指與鄺亞四道。你來麼。對了我們的船頭。偏向右邊一點兒。牢遠的看去。不是一根桅杆的影子麼。是來的是去的。我就一時斷他不定。鄺亞四聽了。也走過去。近着繼英。依了黃興發所指的方向。張大了眼睛細看。却看不出什麼。掀開了嘴在那裏爲難。繼英道。是的。我也看見了。就把指頭指與亞四道。在那天同海水相連的地方。有一條青耀耀的影子。就是桅杆的影子。亞四還是不能回答。錢小姐與春桃也說道。是了是了。賈老二等也都點頭。馮伯始道。我們看見了他。雖然一到一分鐘。然似乎那影子覺得清些。沒有淡下去。想是一個來船。曾兆榮道。我們在船上看見那海面的來船去船。每年有整百整千。但以爲遠了是看不清。所以分別得出來的東西很少。或者止見了一根

桅杆其餘的東西。不過同海水混着。糊塗得利害罷了。如果近了來。便樣樣看得清楚。所以桅杆是桅杆。船棚是船棚。船身是船身。一齊分明。終不想到還有什麼弓背的海面。把船棚船身遮了。不見的道理。果然這個道理是真實。那真叫做眼前的東西。不說破。一世糊塗了。我却還不相信。那潮州老郭。他在美國舊金山新買了一個好千里鏡。我去向他借來。看那桅杆影子。下面的船棚船身。到底遮住不遮住。於是就三脚兩步。奔到頭艙裏去了。去了片刻。手中拿了一個很長的千里鏡。急吼吼的奔來。他先靠着欄杆。把鏡筒拉足。兩手舉起。放在右眼上。把鏡筒縮出縮進。橫對豎對。方才看得分明。就問大家道。你們現在可曾看見別的奇怪。賈老二道。我們現在看見兩條青影。影子格外清楚。一定斷他是個來船。曾兆榮道。一些不錯。正是一條雙桅的火輪船。他的煙通甚高。也微微看見一點。船棚船身。是毫無影蹤。把腳在艙門上跳着。欣喜得了不得。說道。那書本上的說話。一點也沒有欺騙。賈老二去借他的千里鏡。曾兆榮道。你拿住了。我來教你看法。你把他放在右眼睛上。把左眼閉

了身子雖搖動。却不要叫這千里鏡在眼睛上搖動。賈老二依了他話。初時不能得法。橫看不見。豎看不見。後來曾兆榮幫他把鏡筒當得筆直。一些也不動。賈老二笑道。看清了。兩根桅杆。半個烟通。好像上面是黑赤赤。下面是黃希希。馮伯始道。我們也已經看了一點烟通的影子。當時太太小姐們裏面。看見他們在那裏打千里鏡。就也有兩位。走到范夫人的後面立着。賈老二看過了。曾兆榮就把這個千里鏡遞與張少雲。從此你的手裏。傳到我的手裏。傳來傳去。大家看得津津有味。閒話少表。直候到那條船的船棚。已經顯出。於是黃興發在後邊。又尋出了一隻相離甚近來。船也是來往天津上海的。叫做新豐。那隻船是有名的快船。所以他把海晏船直追的。追將上來。相隔有十幾里海面的樣子。不但船棚船身。一切都見在千里鏡裏。還把新豐兩個大字。看得清清楚楚。大家把兩面所見的。遠遠近近。比較起來。見得書上的說話。一些也不會錯誤。大家得意非凡。坐定了。從新再講。起首就是繼英小姐。同着春桃道。春桃姐。在我們不會講明白地球的時候。你的思想。把地皮到底看做

是什麼樣子。春桃笑道：「我的思想說起來，一定要給大家好笑。但是說說也無妨。我以為地皮是平的，是不容說了。那天呢，就是一個半圓的大玻璃罩子。天同地皮相接的地方，或者是江洋大海。船到那裏，必定沈沒。」錢小姐道：「這恐怕就是古時候鬧肚皮經的人，叫地是弱海。」春桃道：「這種名目，我一切不知道。但是那船是去不得。當時我却相信，有幾處不是大海，便是山裏山，凹凹凸凸，奇奇怪怪，終走不盡。還有幾處，簡直便是天門，或者是個鬼門關。除了神仙鬼怪，城隍土地，就沒有人可以去得。那太陽月亮，分着晝夜，出有出的地方，出起來，便在那青天的玻璃罩上。一路行過，放着光亮，落有落的所在，落了下去，就在地底裏鑽將過去。」錢小姐笑道：「算了罷。現在曉得什麼扶桑咸池，何處是日出，何處是日入，大都有些靠不住。繼英道：「這也難怪他們四五百年前，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是這麼一個心思，因為天地是大得利害。若不是經着許多聰明人，用着種種法子去測量，便像一個螞蟻，住在三十里圍圓的圓球上，如何能夠覺得他們所住的是個圓球呢。況且我們才剛所說的千言萬

語大都不是眼前的證據。隨便的人一定也可以似信非信。現在我又想起一個眼前的憑據。若留心想去。也可以曉得地平的思想。決然錯誤。如果地皮真是一個平的東西。那就太陽在地皮裏鑽將出來。地皮上便處處都是天明。太陽向地皮裏落將下去。地皮上便處處都是黃昏。爲什麼那歷本上的交節氣。有着一張節氣時刻表。譬如順天府交立秋。是早上五點鐘寅正。剛剛天明。那甘肅蘭州省城。差不多就要六點多鐘卯初一刻。才交立秋。何以同在中國。交起節氣來。却相差一點多鐘呢。這就因爲地是圓的。順天府是六點卯初。太陽已經半高。蘭州城裏剛剛日出。正是五點寅正。交那立秋節氣。順天府是寅正。蘭州府亦是寅正。本來沒有一點參差不過。因地是一個圓球。太陽出來的時候有早晚。北京先見太陽。蘭州慢見。所以蘭州五點寅正。剛剛天明。北京早已是六點卯初。太陽半高。歷本是單照順天府的時刻。乃就硬把蘭州府的寅正。算做卯初。你想北京與蘭州。止差直線三四千里。北京天明。蘭州還是黑暗得了不得。過了一點多鐘。方才天明。果然地是平的。如何有這個

景象呢。故所以這時刻的各分早晚。乃是地圓的一個眼前最現成的憑據。并且那時刻早晚。三歲小孩都會用算盤算出。譬如每晝夜二十四點鐘。太陽在七萬二千里。的地球上。顯了一轉。如此。幾多里就相差一點鐘呢。春桃輪着指頭算道。譬如三千里一點鐘。十點是三萬。二十點是六萬。四點是三四一萬二千。那二十四點鐘。剛分配着七萬二千里。這麼說起來。相隔三千里。早晚就差一點鐘。繼英道。所以北京同蘭州。相差三四千里。他們的天明。就相差一點多鐘。曾兆榮道。怪不得我在倫敦的時節。同房住的一位南海縣人。他是英國人。告訴他。倫敦的時刻。同廣州城裏。相差七八點鐘。倫敦清早。廣州城裏已是下午。他很相信。每到晚間上床的時節。我有時開他的心。說這個時候。你老婆亦在床上。思想你。他說道。不要發昏。我們半夜裏在這裏上床睡覺。我們的家中。早已是清早。在那裏做朝飯吃。當時我終不信。并且我亦問過那個英人。他說。如果你不信。你止要到電報局裏去一問。就知道了。我也無從到什麼電報局裏去問。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鄭亞四聽到這裏。便說道。那

就是了。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先問繼英道。小姐北京同美國的紐約相差多少時候。繼英道。相差十二點一些些。亞四道。那就格外對了。疑心了幾年。今天方才把這個疑團破去。是這麼一件事呢。先要把一個巧事說明。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我有一個堂兄。叫做鄺大容。他的生日也是十二月二十四。況且那十二月二十四。又是一個竈王上天的日子。格外容易記得。乙未年的三月裏。我們老爺是前一年中了進士。因日本同中國打仗。沒有能夠回去。到此刻方才講了。和海道相通。就跟着我們老爺回轉廣東。我在省城裏遇見我的堂兄。剛剛也從美國回來。大家天天講空閑。一天他說。我們去年生日那一天。你在北京。想來看見了一場大把戲。就是殺那在高麗戰敗的衛汝貴。我說。那自然看見。我還擠到下刀的地方去看的。他說。這時候。你冷清清的。已經起身。你不吃東西。就趕去看麼。我說。你瞎鬧了。殺衛汝貴的日子。是我們生日的一天。是一些不會含糊。但是那殺的時候。已在下午。什麼那時候。我還不起身呢。他說。你是瞎鬧。你記錯了。我是美國的報紙。勉強都可以看得。



遇着日本同我們交戰。我就時刻把報紙留心。我們生日的那一天。因爲有幾個朋友。清早就來約我到我們廣東人開的雜碎館裏去吃麵。彷彿就是同我賀生日。還沒有走到麵館。一路就見賣報的手裏拿着大字的告白。說是北京殺了一個提督。我就買張報來一看。殺的就是衛汝貴。報上說電報來的時節。剛剛殺過。這還有含糊的麼。我說那這件事情。怪誕極了。我來詳細講給你聽。那天我們是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館。離着菜市口。不到一箭之路。往常殺人。却大都是清早。惟有那天。到了午飯時候。還一點聲響也沒有。下午我們老爺同朋友上內城去。沒有叫我跟着。我就在館裏同長班閒談。差不多兩點半鐘的樣子。長班的夥計。不知到那裏去打聽來一個消息。說今天傍晚。要在菜市口殺一個官犯。到底殺的那個。紛紛議論。一點還沒有清楚。却並不猜到衛汝貴。長班就喚着我同去跑跑。一到順治門大街。早已人來人往。絡繹不絕。都是要看殺官犯的。殺的那個。仍舊是大家亂猜。我們就一路跑去。相近順治門時候。已經三點半。方看見抬過去一口棺木。大家擠在一起。說這

口棺木就是等行刑以後收殮這官犯的官犯是誰呢。就是衛汝貴。可憐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今日就要殺頭。所以京城裏止有一個姨太太。同着一個管賬先生。在外邊同他打點。旁的親人一個也沒有。青天裏發了一個霹靂。得了這個急信。姨太太同那管賬先生再三設法。方才湊起六百兩銀子。送與劊子手。請他下刀的時候。快速乾淨一點。現在那姨太太同着管賬先生。已經在菜市口候着衛汝貴到了法場。整備活祭。大家講得正高興的時節。忽然陰雲四合。狂風大起。有名的北京灰沙。飛得滿天漆黑。然彼時街上人山人海。大家也不覺得驚駭。一陣狂風已過。順治門邊又見塵頭大起。須臾見有數十匹快馬。領着許多摺槍弄棒的兵丁。蜂擁而來。雖大都有些乞丐的形狀。想起來極爲可笑。然彼時他們自覺得雄赳赳。氣昂昂。拖着松毛的翎子。聳着菜乾的帽纓。威武非常。風馳電掣的望菜市口而去。這許多就是往殺場上防護的禁衛兵隊。長班就拉了我的手。也奔往菜市口。剛剛到得菜市口。又見一對對的禁衛兵丁。搵着黑木柄長槍。連續不斷的從順治門大街而來。不多一

刻便有揭去車衣的囚車一輛。車沿上坐着兩個戴紅纓大帽的公差。車裏一個四十多歲的黃瘦小麻子。穿着元色布外套。戴着元色布的光頂帽。就是衛汝貴。面孔上血色全無。大約是已經受了驚駭。囚車後面。又簇擁着許多揹槍的兵丁。又有快馬幾十匹。都是些皇親國戚的滿洲官員。囚車一到菜市口。那些騎馬的官員。便分頭將他騎的馬。在人叢裏掃過去。又把馬鞭子亂摔亂打。掃起一個圈子。我同長班剛剛被他們掃到監斬官的棚子左近。正聽說有那皇帝的旨意來到。擠過了三四尺。探頭觀看。已見衛汝貴剝去外衣。穿着一件藍紡綢棉襖。被劊子手扶向東去。往常殺人。定要扶到米市胡同相近的區處。方才推倒犯人。跪在街心。然後下刀。那天衛汝貴穿了那紡綢棉襖。剛剛走了十幾步。在一家香店的門口。他不肯再走。頓時推將下去。我從人叢裏看見一把耀眼的刀影。在香店的招牌邊一幌。便聽得前面的人亂喊了一陣。兩個劊子手。擎了一個木盤。中間放着一顆鮮血淋漓的人頭。在我們衣袖邊擦將過去。大約是在監斬官面前去獻着。須臾又擦將過來。我們用力

擠到香店門口。早見屍身將白羊皮裹起。正在那裏包紮。彼時兵丁的皮鞭東捧西打。我們站不住。只索走回米市胡同。彼時那十二月的短天。米市胡同口的店家。已經上燈。所以清清楚楚。記得是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現在知道北京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剛剛是紐約十二月二十四日沒有天明時的清早。那英國人請這位曾老哥到電報局裏去問明。想來電報是從北京打到紐約。不消一兩點鐘。這就是北京下午的事情。在紐約反變爲早上的事情。曾兆榮拍手大笑道。這樣說起來。那太陽在滾圓的地球上。一點鐘走三千里。天天轉一個不停。他轉出來。就算早晨。他轉過去。就算黃昏。這裏是早晨。那裏恰恰是黃昏。這裏是黃昏。那裏恰恰是早晨。早晨黃昏積了三百六十次。就算一年。他在那裏轉着。我們就從小孩變成少年。變成老翁。真正可笑極了。大家聽了這些話。有的呆了。有的笑了。紛紛擾擾了半天。錢小姐道。我現在便要問個究竟了。不知問的什麼究竟。且看下回分解。